

年

卷

3

第

7

期

第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小 說 世 界

第 七 期

第 三 卷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本會章程及儲蓄須知

▲函索即寄

世界富翁之

夥。無有如美國者。

汽車大王福特特其巨擘耳。

有詰以致富之由者。則曰始於節儉。

終於儲蓄。顧節儉係致富之初階。若以節

儉之金錢。投諸正當之機關。以爲儲蓄。日積月累。

本隨利長。利與本加。步步增進。其利無已。諸君有欲致富

者乎。請看下列本會儲蓄三大特點：

(一)以四銀行二千萬元以上之資本保本付息(週息七釐)穩妥

無比 (二)紅利照分 希望無限 (三)營業獨立 會計公開

儲蓄
會
中
南
大
陸
銀
行
儲
蓄
會

會所 上海漢口路 天津法界廿一號 漢口俄界瑪琳街

代理所 各地鹽業銀行 中南銀行 金城銀行 大陸銀行

致富階梯

銀幕上的藝術

勁風選輯

影界的小明星

伯基 Baby Peggy

伯基到世上來還只有五年。聲名却已傳徧世界。所演的片子很多。起先還是做做小配角。現在是做主角。所演的多半是神仙故事。見第一圖。

小伯基聰明極了。每當製片的當兒。伊一面聽指導員的指導。一面又牽出自己的心裁來補助指導員所想不到地方。故此影界中。無人不詫





三



四

爲奇材。公餘又極肯幫助慈善事業。
 (第三圖)即伊助慈善會賣小偶人
 募捐時所攝。對於父母親朋極其和
 愛。記者常恨其不與賈克合演。不然
 真可稱爲雙奇。

真英雄

修士譚述

Second Fiddle

員 演	
吉姆	Glenn Hunter
波麗	Mary Askor
黑伯爾	Fonsted Martin
克拉格	William Nelly
吉父	Lewis Stone
吉母	Mary Foy

士配爾村中有一家鐵匠店。這家鐵匠店。世代相傳。直到吉姆的父親手上。仍未改業。吉姆的父親。生了兩個兒子。大兒子名叫黑伯爾。小兒子名叫吉姆。

大兒子年十二歲的時候。即舉動不凡。一切都與他家中的人不同。凡兒童所能爲的事。他無不能爲。並且樣樣見長。能擲球。能溜冰。爲衆兒

盡所不及。學堂中的教習。常常對吉姆的父母說。黑伯爾是一個不凡的小兒子。將來定有大作為。他父母瞧着黑伯爾。生得白皙。如同女子一樣。簡直不像鐵匠家的後代。也特別鍾愛他。

至於吉姆。生得又弱又小。與黑伯爾相較起來。簡直有天壤之別。而且吉姆又極老實。是一個真正的鄉下兒童。在父母的眼中有起來。當然遠不及黑伯爾可愛。吉姆自己也覺得如此。故此對於黑伯爾極其屈服。凡事都讓黑伯爾一步。黑伯爾無意之中。對他說一句話。他也引為無上的榮幸。

鐵匠家中。既然得了黑伯爾這樣的一個孩子。當然要想法子。特別栽培他。他的母親就主張將他造成一個受教育的人。將來也可以為他們家中增光。從此兩個兒子的景况就判然不同。一個上學讀書。一個學趕車。可憐的小吉姆。心裏也以為這件事極其公正。

黑伯爾十五歲。就在中學畢了業。成績很好。但是

鐵匠的家中。那裏能供及一個兒子。進大學讀書呢。但是又捨不得叫他廢學。父母和吉姆三人彼此討論了一番。遂決定送黑伯爾進大學。都情願盡各人的力來幫助他。於是黑伯爾就成了一位大學的學生。

小吉姆這時趕車的本領。已到了家。每禮拜可以掙很多錢。他也不是不愛讀書的孩子。他好學的心比別人還切。只是母親說他不堪造就。



英雄真

也只得棄學而工。但是每次趕車之後。他情願走五哩路遠去借書。夜間在家中苦讀。每禮拜所掙的錢。都給他父親。他父親只給他幾個零用錢。其餘的都供給黑伯爾用。

光陰過得很快。轉瞬就是四年。黑伯爾快畢業了。吉姆在這個時期中。只有一件事足以安慰他。這件事也很平常。不過一個女子的愛情罷。



吉姆也肯

訴波麗說

黑伯爾是

一個非凡

的人……

了。這位女子與吉姆同年。名叫波麗。伊的父親是村中的醫生。吉姆非常愛伊。男女交際。當然少不了錢。可憐吉姆那裏能得許多錢呢。但有時候他也學別人一樣。帶着波麗去看影戲。也買一點糖食給波麗喫。不過沒有其餘的人。那種豪闊罷了。而且這種盛會。很難遇見一次。因吉姆的幾個錢。不是容易積起來的。

黑伯爾這年夏天。就卒了業預備回家。四年中他沒有回來過。母親誇獎他。說他能省車費。唉。上帝曉得。他將要回家之前。來了一封信。信上沒說別的話。只將城中的奢華。形容了一番。同時又提到村中的小鐵匠店。相形之下。使他的父親臉上發紅。他的母親就極力解釋說。「黑伯爾是非凡的人。自有非凡的話。」吉姆也是如此想。並且也告訴波麗。說黑伯爾是一個非凡的人。

吉姆這時候心裏很着急。他很想有一種特別敬重黑伯爾的表示。可惜他沒有別的力量。想去想來。只有想法子送一件禮物給他。或者他

能看得起他。因為一個是大學畢業生。一個是村夫。其中有很大的分別。但是說到禮物也不是一件容易事。他從那裏有這麼一種好禮物。配送給一個大學畢業生呢。後來他想到了。所送的禮物。便是他日夜的伴侶。一隻雪白的小狗名闖伯。這隻小狗雖然不值什麼。可是在吉姆看來。比性命還寶貝呢。

黑伯爾果然回來了。一位大學的卒業生自然衣服華麗。氣度軒昂。嘴裏叼着一隻很奢麗的煙斗。可憐的吉姆很踉蹌的將他的小狗。恭恭敬敬的獻上。黑伯爾不過冷笑一聲而已。唉。這是打從那裏說起的事呢。當晚家中開了宴會。波麗也在座中。可憐的吉姆。在他情人的面前。與他哥哥比較起來。也覺得慚愧極了。飯畢之後。父親趕快將平日坐的大椅子。讓給黑伯爾坐。母親忙着替他裝煙斗。波麗趕着與他說話。吉姆畏畏縮縮的坐在屋隅。

吉姆的父親。有一個幫手。名叫克拉格。最喜歡喫酒。性質凶殘。不過吉姆的父親。因他的手藝好。遇事都包含他。克拉格也有一個女兒。與波麗同年。是一個極不幸的女兒。屢屢遭伊父親的毒打。和各種虐待。這一天忽出了一件事。攪動全村的人和鐵匠的家。原來克拉格將女兒打死了。吉姆的父親。聽見這種消息。氣憤極了。便組織了一隊人。去捉克拉格。吉姆的母親和波麗。就交在黑伯爾和吉姆手上。這時候。波麗還正與黑伯爾跳着新舞呢。

到了半夜。吉姆的母親和波麗都上樓睡了。黑爾伯也睡了。吉姆一人守在樓下。忽然瞧見窗上有人影一閃。正是克拉格來了。吉姆趕緊去叫醒黑伯爾。黑爾伯將一枝手槍遞給吉姆。叫吉姆在家中守着。他自己去找他父親和那一隊人。吉姆當然不敢反抗他哥哥的意思。只是打開手槍一看。竟是一管空槍。沒裝子彈。不知道黑伯爾這一着是什麼用意。吉姆處在這危險之中。樓上有兩個婦人。須他保護。門外有凶殘的克拉格窺伺着。急得無法。只有拼着性命到後廳去取子彈。那知克拉格。却從後面猛擊了他的頭一下。吉姆便昏倒在地。醒的時候。只

幾件雜物。預備背井離鄉。去另尋世界。正在這個時候。忽然有一個小孩子跑來告訴吉姆說。波麗的車子壞了。請他去修理。吉姆瞧着黑伯爾道。「你去罷。」黑伯爾也不客氣。拔足就跑。忽然身上落下一封



吉姆醒的時候。只見母親伏在他身上。父親立在旁邊。便顫聲說「那手槍是空的。」

波麗有一天偶然到獄中去玩。克拉格告訴伊說。「假使那天吉姆的手槍上了子彈。我今天也不得到此地來了……」



見母親伏在他身上。父親立在傍邊。聽見黑爾伯對衆人說道。「我給他的手槍。已經裝滿子彈。只是……」吉姆顫聲說道。「那手槍是空的。」他父親將手槍打開一看。見裏面確實裝了子彈。母親也見了。可憐的吉姆向誰去證明呢。過了不久。村中的人都知道吉姆是一個「怯者」。波麗也將約指退還給他。吉姆鬱鬱。便收拾他的

信。吉姆拾起一瞧。見上面明明寫着吉姆收的字樣。是波麗寫的。信上大概說。有一天伊偶然到獄中去玩。克拉格告訴伊說。「假使那天吉姆的槍上了子彈。我今天也不得到此地來了……那件事完全是黑伯爾做的……他後來回家。偷着裝的子彈……」

吉姆的靈氣又回復過來了。他提足就跑。跑了沒幾遠。就見一個小孩子迎頭奔來。告訴他說。波麗已被逃出獄的克拉格捉了去。吉姆便隨着小孩指的地方。一直跑了去。到了山坡上的一間破屋中。正碰見克拉格攔住波麗的頸子。吉姆便上前去搬開克拉格的手。兩人便猛鬪



他們在花園中走着。吉姆對波麗說。

「我不過一個怯者罷了。」波麗嬌聲帶着甜笑說道。「吉姆愛者。你確實是一個真英雄。」

起來。吉姆當然不是克拉格的對手。不過克拉格偶然失手。用力太猛。跌到窗外。雙手攀住澗溝。吉姆趕上去將澗溝擊斷。克拉格便跌下山坡去死了。吉姆用力太過也昏了。醒轉來睜眼一看。見他父母和波麗都立在旁邊。於是一切的事都證明了。

一天吉姆挽着波麗的手。在花園中走着。吉姆對波麗說。「我不過一個怯者罷了。」波麗嬌聲帶着甜笑說道。「吉姆愛者。你確實一個真英雄。」從此怯者的頭銜。便移在大學畢業生頭上去了。

錄 片 片



此片為著名女影戲家 June Nathis
簽立合同所攝



Mabel Ballin 與 Eleanor Boardman
皆為影界明星，時正與導演員
Hugo Ballin 討論新攝的步法。



小賈克在新製馬戲故事
片中的一片



Donglas Faribank 與其妻瑪麗 及 Edward
Zeoblack 正搜集黑盜 Black Pirate 的材料。
大約今年可製成新片。

R
810.5
598.5
2



小 說 世 界

第 三 卷 目 錄 第 七 期

編者與讀者.....	荒服鴻飛記.....	琴譜說明.....	軍人之覺悟.....	西方釋夢錄.....	使人們永隔的河.....	畫意.....	野人記.....	雪夜.....	一個美術的偵探.....	醉後豪情.....	二等車中的總理先生.....	妖髻縵首記.....	譯妻相法.....	墮落的青年.....	從上海來的客人.....	俄國酒室.....	玩物.....	銀幕上的藝術.....
編者	天游	林履彬	徐冷波	蔣木春	慧心	厲南溪	胡憲生	秀峯	范治禹	國賢女士	卓呆	林琴南	O C	顏景雲	楊小仲	靜軒	胡寄塵	編者

◀ 本 期 附 贈 民 衆 文 學 小 本 ▶

Sweet heart	為「情人」	者」原名	「情天使
封面題名			
單色插圖二張			

東方儲蓄銀公司

有獎儲蓄

- 穩妥可靠第一
- 獎金豐富第一
- 利益優厚第一
- 還本獨多第一

詳章函索即寄

▼總公司在上海北蘇州路三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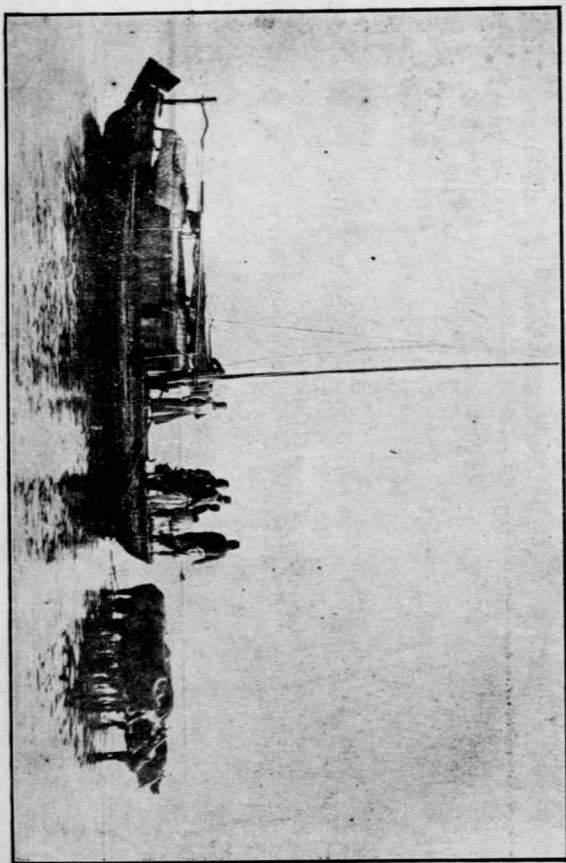
贈奉

(致富捷徑)
(成功秘訣)

如承函索請書明詳細地址即寄奉

贈君桐寄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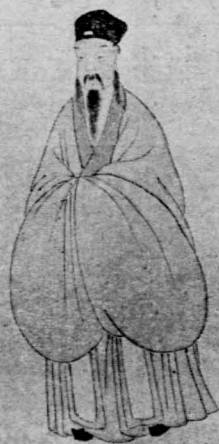
灘拖牛湖集



集湖
四之
施口
每值
秋冬
湖退
水淺
時來
往民
船須
用牛
力以
拖之
俗謂
牛拖
灘此
集湖
實即
牛拖
灘之
一合
肥肥
桐識

宋秦律先生小像

廉拏常之羊有神異門才詞久殊
倫清軒豁而過而大清湖揚以故人
事其教蓋學而往若以已學中書
竟在安得春常好日朝天道何當尋
此明教書法題





世 界 最 大 的 骷 髏

圖 中 骷 髏 高 約 三 呎 半 爲 石 膏 製 成 用 作 模 型



馬 上 聚 餐

美 人 好 馳 馬 無 論 男 女 冬 春 二 季 多 以 馳 馬 爲 樂 腹 饑 則 就 馬 上 餐

暑期中之雅人雅事

炎炎長夏，暑氣困人，浮瓜沉李之餘，尙有消暑之樂事否乎？
曰有。

窗明几淨，撥墨揮毫，是消暑之一法也，本館精印名人碑帖畫冊，可備觀摩。

山間海涯，旅行遊覽，亦消暑之一法也。本館有精印中國名勝及各地風景照片，各地遊覽指南，可備應用。

輕搖畫扇，清風徐來，亦消暑之一法也，本館有各種摺扇純扇，可備選擇。

二三素心，圍棋一局，亦消暑之一法也。本館有各種棋子棋盤，可備玩賞。

▲種類繁多 詳載圖書彙報 函索即寄

商務印書館謹啓



玩物

胡寄塵



一

劉公館裏的姨太太傅素琴。剛彈罷了一曲風琴。嘴裏還唱著獨覽梅花。獨覽梅花……這時候劉老爺已從外面回來了。呼著傅素琴道。素琴。今天新做成的旗袍。稱身不稱身。你快著了給我看。素琴嬌嗔道。我剛才著過了。很稱身。劉老爺道。我沒有看見。我不放心。素琴道。我的衣服。管你甚麼事。劉老爺道。不管我事。管那個的事。素琴嘴裏雖然這樣說。手裏已將衣廚打開來。拿出那件旗袍來披在身上。覺得這一件衣服。無論怎樣。是他做給我的。總是稱心。只要稱心。稱身還在其次。一面套了一隻袖子。一面將大襟拉攏來掩在胸前。不等將鈕子扣上。便忍不住笑

的說道。你看。豈不是很稱身麼……一言未了。只見一個用人。走過來說道。姨太太。外面教書的先生來了。在書房裏等著。劉老爺對素琴道。你快去罷。又問用人道。小姐呢。用人答道。已在書房裏了。劉老爺又催素琴走。素琴才扣上鈕子。又整理了一回頭髮。又拿鏡子照了一回。才走出去。

二

這時候教書的先生李硯耘。剛在書房裏教劉小姐讀唐詩。劉小姐是個十三四歲的女孩子。一心好玩耍。不要讀書。讀了唐詩。覺得沒趣。便道。李先生。這本書我讀不懂。請你揀一本有趣味的書教我讀罷。李先生聞言未答。傅素

琴已走進書房來了。李硯耘抬頭看見了伊，伊輕輕的點了一點頭，便靠桌子坐下。硯耘見伊著得一身旗裝，格外

明艷，也說不出是怎樣的好看。只見傅素琴先開口道：李

先生，今天講甚麼書呢？李硯耘沈吟未答。素琴道：請你講

一段聊齋好不好？硯耘道：也好。是講那一段呢？素琴道：從

頭至尾，每段都要講。這時候劉小姐也笑著說道：好好，講

聊齋，我很喜歡聽……全部的聊齋，一天講不完，便分做

幾天講也好。今天請先講第一段。李硯耘道：書本子在那

裏。素琴道：沒有。硯耘皺眉說道：怎樣講？素琴笑道：你做先

生的人，連一部聊齋也背不出麼……正在這時，忽有用

人走進來，立在硯耘身邊說道：先生，今天我們家裏有點

小事，太太說請先生早點放學。硯耘躊躇答道：這樣也好。

便放了學罷。他一句話還沒說完，只聽得劉小姐和傅素

琴一齊含笑說道：李先生，明天再見說罷。翩然去了，李硯

耘正立起身來要走，那用人忙遞上一個紙包來，送與硯

耘。只見紙包上面寫了一行字道：本月份脩敬鈔票五十

元。下面又註了三月三十一的日子。李硯耘接著無語，把他放在衣袋裏，很喜歡的走出劉公館來。

三

李硯耘在歸途上自己思量道：我每月只來十五天，每天

還教不到五分鐘的書，一月拿他五十元，這館事並不算

壞……今天又拿了五十元，作甚麼用呢？何妨分二十元

替我夫人買一隻金手表罷。想罷，便順路在鐘表店裏買

了一隻金手表，帶回去送給他夫人。他夫人名叫楊士楨，

看見丈夫送給伊一隻金表，自然很快活，說道：硯耘，你

知道我的心事，我剛要打算去買一隻手表，不料你已替

我買了來。硯耘道：我並不是知你的心，我不過看見你的

手臂這麼樣，非帶一隻金表不可……這一句話，說得楊

士楨臉上緋紅，然而心裏却很安慰。一時想不出拿甚麼

話來回答他。正在躊躇著，只見伊的小兒子走過來牽著

伊的衣裳哭，說道：媽媽，要抱。媽媽，要抱……

四

楊士楨便俯著身體。將伊的小兒子抱在手裏。伊的兒子。剛才三歲半。名叫雪生。生得很聰明。士楨夫婦。都把他當寶貝一般的看待。這時候。士楨抱著雪生。拿嘴巴親著他的腮。親了一回。又道。好孩子。對我拜一個年。雪生不肯拜。士楨道。好孩子。拜了年。我有糖給你吃。雪生聞說有糖吃。便立刻合著兩掌。向他母親拜了又拜。士楨不禁大笑。果然拿了一塊糖給雪生吃。這時候。硯耘又將自己的眼鏡拿下來。架在雪生面上。士楨又道。索性你的帽子也給他戴罷。一面說。一面揪了硯耘的帽子。戴在雪生頭上。雪生只管笑。他越是笑。他父母越是快活。簡直把他當一個猴子。拿著他玩把戲。

(五)

以上是第一天的事。第二天。不知怎樣。傅素琴忽然覺悟起來。覺得伊自己並不是劉老爺的情人。不過是劉老爺的玩物。李硯耘也覺得他自己並不是傅素琴的先生。簡直是傅素琴的玩物。楊士楨也覺得伊自己並不是李硯耘的妻子。不過是李硯耘的玩物。

(六)

記者道。他們都覺悟了。只有那小孩子李雪生。他做著他父母的玩物。他自己還沒有知道。不過他也有他的玩物。便是昨天新買來的那個洋囡。

昨天他還愛得如性命一般。今天已扯碎了。(完)



故事詩

俄國酒室

靜軒



(一)

這天我在街上行走，

碰見兩個襤褸的俄人，

伸出他們巨靈的大手，

一天我在店內買煙，

剛剛邁步出門，

憔悴的聲音喊着 'Ten cents，

他也是一個可憐的俄人！

(二)

一次夜間我在街上踱着，

忽然聽見樂聲振耳，

一間光華的小店，

門牆上寫着一些俄文。

我很新奇的付着，

「這到底是什麼事情？」

走到門口一看，

只見碧光射眼，滿室生春。

(三)



向我討兩角墨銀。



小室正中栽着一顆小樹，

瞧不見的那邊擺着一張鋼琴，

其餘的地方設着幾張小桌椅，

牆上地下都裝飾得很乾淨，

鋼琴的聲音悠揚盈耳，

還配着一隻梵烏琳。

可是座上却空空如也，

靠牆的桌旁只有一個客人！

(四)

這個客人的衣着總算入時，

頭臉也還齊整，

嘴裏叼着一根牙籤，

好像剛才喫過了豐盛的食品；

仔細一瞧又有些不像，

因他的牙關咬得很緊。

這事叫我莫明其妙，

不知是一件什麼新聞！

(五)

我聽了一會兒便走了，

到一家戲院去看電影；

心裏老是怪着的，

巴不得再去瞧一個究竟。

兩小時之後影戲散場，

我便匆匆出了院門；

順着街道行走，

又到了這俄國的店門。

(六)

呀，真奇怪！

怎麼座上還是那個客人？

他的神態又變了，

好像有病，

可是他嘴裏還是叼着牙籤，

勉強振着精神，

最後聽他嘆了一口氣好像說：

『生意怎麼這等冷清！』

(七)



也感觸了多少淒惻！

當局的人們，

更不用說！

(八)

倘若有一個萬能者，

揭開這酒店的內幕，

必定看見裏面的人們，

都許是街頭的伸手將軍！

他們想集攬所有的力，

賺一筆好好的息金，

可是慈善的人們，

那裏悟得出其中的真情！

(九)

我讀了很多俄國小說，

與他們的不幸極表同情。

我這路人聽了，

不過聲調之中，

仍舊未歇；

這時的琴聲，

可是也有人在那苦憐我們，

不知他存的什麼心！

我說，我們大家免了罷，

你不用憐我，我也不憐你們。

大家各人努力，

各奔各人的前程！



可怕的猩紅熱

現在天氣漸熱了！
可怕的猩紅熱病又要出現了！
好危險呀！
快想法預防呀！
快要懂得醫治的方法呀！
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可怕的猩紅熱』一書，是一本通俗醫書，即要稍識文字的人，就能看懂。當夏天容易發生時疫的時候，人人不可不預備這本書。

定價每冊 一角五分

霍亂預防法

霍亂侵害人類的時間又到了！
最利害的霍亂病已漸漸發見了！
要預防霍亂，
先要明白發生霍亂的原因。
本館出版『霍亂預防法』一書對於霍亂的原理，預防及治療方法，說得極為詳備。
可怕的暑熱時期中不可不研究一下啊！

定價每冊 一角五分

商務印書館發行

夏季必備 · 通俗醫書

飲食防毒法	一角五分	傳染病	—	角
家庭防病救險法	一角五分	微生物	—	角
實用救急法	三角五分	寄生蟲病	—	角

C. P. C. S.

閣下不是有志求學而苦無入校的機會嗎

請即日加入

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

商業科

算學科

英文科

國語科

改良詳卷明瞭

講義豐富精審

教育家專保

現有一萬三千人

▲詔安縣立師範講習所所長林景崇君來函

提倡國語的聲浪幾乎吹遍全國了詔邑

地處偏僻無從學習自入貴社不啻當面受

業講義淺顯很 觀閱就是批改課卷亦很

詳明一翻舊卷而原文之失商酌處即能覺

悟實在是新開教授國語的捷徑

▲天津汪若護女士來函 親自畢業北洋女

師範後屢欲繼續研究英文而津門苦無處

學習自報名入貴社英文科第三級修業後

迄今十月已將第三級功課修完設無應酬

旅行等之間斷則五月光陰即可修畢此非

親自誇聽穎實貴社講義明晰批改詳細諸

先生教導得法故能令學者以最少時間獲

最大效益也

▲鎮海王銘懷君來函 銘懷自修畢貴社算

術科第一級後自問於算術一門確有進步

迥非曩時茫無頭緒可比此實貴社講義精

良註解詳明及諸先生循循善誘有以致之

感何如焉

◀ 各科均有簡章函索即寄 ▶

報名處 上海四馬路盤棋街商務印書館發行所或各分省

社址 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譯所



從上海來的客人

楊小仲

近日這小小的周圍不足五里的嘉年村，充滿了一樁新聞，南街到北街，前村到後村，老年紀的人，和才能說話的小孩們，都覺得一件有興趣的事，即日就可映到他們的面前，滿足他們那夢寐懸想的願望——就是方坤生將要從那世間的福地上海，回到他的故鄉嘉年村。

永久住在鄉村的人，在聚談的時候，內中常有一句同樣的感情而說出嘆喟的聲調的話：——唉！不到上海去走一趟，真枉爲了一世人呵！

上海是這樣的難到，在他們懸想裏，覺得是一處神祕不可測度的地方。那裏都是聰明超逾一切平凡的人，

他們是天的驕兒，是神仙轉世，他們都有多厚的福命。這樣的高貴非凡的遭遇，在我們福薄命苦的鄉村人，怎敢存這種非份的希望，亦祇能委之於虛想懷念的當中。

方坤生原是生長在這鄉村裏的，到十歲就到上海去了。如今隔了二十多年，他發跡作了官了。村中那一個不曉得他的名字，誰都以提到他的名字算榮耀，一班老年人說：「到上海已經是很厚的福份，況且還做了官。」自從他回鄉掃墓的消息，傳了來，全村的人就轟動了。

二月裏的天氣，真美麗呵。蠶豆花開得像小蝴蝶般，歇在綠葉裏，一片黃色的菜花，噴出甜蜜的香味，騰染在

鮮明爽朗的空氣裏，樹都還青了，垂柳的枝條，受着和煦春風的吹送，在湧滿了蝌蚪的池邊拂動着，浮雲在天空緩緩地行動，農人在田裏耕鬆那堅實的泥土。這個時候，方坤生就翩然的回到嘉年村。

由城市中開來的船，在上午九點多鐘就到了。村中預先得了消息，有些人到埠頭迎接，都是被這幾天的轟傳，引起了他們的好奇心，特此來看這從異地來的異客。不很廣大的碼頭上面，頓時來了從沒有過這般多的人，頗覺得擁擠了。當中最引起人的注意的，一位村中教讀先生，他收集了村裏的孩童，教授讀幾句子曰詩云，寫幾張描紅一摸一。一班人讀够了，再換一班，這樣的許多年，村裏的人都稱他先生，他亦很自己尊重這先生的名位，一切的行爲，都是全村的表示。他常說，他雖不及孔夫子那麼多的學徒，要比起孟夫子，還要多幾個呢。這天他穿了一件青布的長袍，加了一件黑布大袖子的馬褂，蒼老露骨的面，嵌一隻尖薄的鼻子，兩撇黃瘦的鬚鬚，戴着

闊邊黑玻璃眼鏡，頭上戴一頂平頂瓜皮帽，他用特別的姿勢走路，低着頭，彎着腰，臀部微微地隆起。他攜着他唯一的兒子，那縮小的雛形，瘦弱和他一樣。精神一齊被戒方追攝了去，少年人的活潑興趣，都藏在書本裏面。他們立在離開人叢的一個土堆上，衆人看見了，都很希奇的說：「連這位老先生都來了，這真是一回大事了。」

船到了岸，衆人急急的把眼睛射在船上，停止了說話，頓時寂靜。這位客人很大方的從艙裏走了出來。真的，果然，這不同平凡的人，決不是鄉村裏所會產生的了。他週身蒙着像我們常見的神佛畫上罩着的靈光的光輝。織着奇異的花紋的緞袍，和眼睛上的眼鏡，在陽光的面面反激出亮光，映着像象牙色的面孔，聰明黑大的眼珠，傅着胭脂般的嘴唇，戴頂呢帽子。他背着手立在船面上，觀衆斗然見了這從沒見過的繚繚男子，不免都受了震驚，彼此帶了比較的意思，看看彼此一眼，隨又轉過臉呆看着他。

他柔軟白潔的手，扶在船邊的扶手上，穿着一雙上等皮鞋的腳，從搭板上一步步走到岸上。衆人都往後退讓出一條路，他的眼睛似乎正在那裏尋找一件東西。這時被衆人注意的老先生，攙着他的兒子，已擠到衆人的前面。見他走了過來，連忙搶上前，放了攙兒子的手，取下那副大眼鏡，露出暴突的眼珠，張開了嘴，滿面的笑容，深深地彎了腰，作了一個揖，口裏說：「閣下今天才到麼？」他定住了眼睛，向他呆看一下，轉臉說：「哦！」錢先生，遠別好多年了。」

衆人又都擁了上去，把羨慕來客的心，移一些到老先生的身上，覺着這是一件異彩的事。

「自從接到了信，我天天盼望，天天到這裏恭候，今天總算候到了。」老先生滿面的笑容說：一面把眼鏡戴上。

「是，很抱歉，那邊很忙，說不定動身的日子。」他笑着說：

「貴人多忙，唔，多年不見，生長得這般美秀，不是預先來信，再不會認識了。」老先生微微伸直了腰，搖動他的頭說：

「先生又何嘗是從前的樣子呵！」他感慨着說：老先生又轉過身子，把兒子攙到面前說：「這就是小犬。」又低頭向兒子說：「見見方叔叔。」這小孩子伸直了細小的頸子，張動他薄而白的嘴唇，叫了一聲「方叔叔。」

「這個稱呼太客氣了，我們原是師弟兄輩呵。」他謙讓地說：

「豈敢……」老先生應聲說：「請到舍間去罷。」

「很好」他應了一聲：

「請……請」

「請……請」

他就是走在前面，皮鞋底踏在方白石板上，發出威嚴的聲音。老先生和兒子隨在左右，向着這林中唯一的

學塾，就是老先生的公館裏去。人叢裏起了個騷亂，和散了戲院，或者看完了賽神之後相仿。頓時興了嘈雜議論的聲音，有些足健的跟隨前去，立在埠頭的人，還不少，他們毫無秩序的談論起來。

一個面頰上繞滿了黑髭，頭頂上把辮子盤了髻的男人說：「哎，小時候不是像我家狗子一樣的麼？現在……」

旁邊立了個五十多歲的男子，帶着譏諷的神氣向他斜看了一眼說：「哼，你家的狗子。」

他面上一紅說：「怎麼，我說從前。」

「從前，從前說他作什麼？」這五十多歲的男人輕藐地這樣說：

「你們看見他說話時候的牙齒麼，怎麼這樣的白。」
一個女性的喉嚨說：

「他的衣裳除了唱戲的恐怕沒有人穿罷。」一個成年的男子說：

「人說我們蠶繭的絲，去做那些貴人的衣服，難道他的衣袍是絲織成的麼，怕不見得罷？」一個老年紀的人說：

「奇怪，上海的人都是這樣的麼？」

「他的皮色，和我的這般兩樣。」

「哎，」一個人帶着嘆嗟的口吻說：「別的不必說了，單看他的一雙鞋子，抵得我們幾畝田了。」

他們這樣紛擾的談論着，却是他們滿心的羨慕，和已經證實了胸中虛想的渴望的欣慰。但他們却因此更其悲傷自己的福命，對於上海的思戀，更覺得加倍起來。不多時候，他們各人都懷着各人的思想，散了回去。埠頭仍歸照前的清寂，而老先生的寓前還立着許多人。

老先生把日常驕傲的氣派，一齊收藏起來，換了平和氣的奉承這高貴的客人。他亦很和氣的談笑着，把可以誇張的事體，更其擴大範圍告訴了他。可憐，老先生自有知識以後，直至現在嘴邊生了鬚鬚，在這幾十年當

中，每天所見的，都是這幾件慣見的東西。雖然是村裏算智識最高的人，全村的人亦都非常敬重他，他亦很自大，覺着在這一切的人上面。但今天遇見了這新來的客人，聽他所說的，不覺神志頹喪，感到自己的低微，在他這個世界之外，還有如此如此的世界，完全超出他思想以內的，他怎能不爽然若失呢。

這客人照着他的預計，在老先生家過宿。這自然是很大的叨擾，在老先生呢，既然他肯住在這裏，已經是無上的榮耀，怎敢不極力的報效。但是却累得師母忙得不堪了；這種從未見過的客人，忽然降臨，不知道要怎樣待遇了才算適宜。於是伊竭力的拚擋，把平日所視為貴重的東西，都供給了出來。飯開了，桌上擺了五六碗菜，大塊頭的紅燒肉，煎魚，白煮雞，自己田裏的青菜，這誠然太是奢侈，在他家真是異數了。然這位客人，却是毫不經意的樣子，筷子在這個碗裏撥了一撥，那個碗裏挑一挑，有些不願意下口的意思。主人慇懃地款待，客人反覺著厭煩。

了，想着話打岔了開去。說：「上海的米飯實，在沒有一處及得來。」

主人應着說：「想來上海的地氣比別處厚，所以生的米稻亦好些。」

「不是，」客人笑着應了一聲說：「上海的米，也都是別的地方種出來的，不過經過機器製造過了，加倍的白。」

主人怔了半晌，看着客人的面孔，說出一個疑問：「什麼叫做機器呢？」

「這個，」他疑滯了一下說：「這是鐵做的，牠可以自己動作，一面可以把米椿得乾淨，一面把皮屑吹去，用不着人工。」

「哦，」主人像很領悟的說：「這倒是很好的玩意，這種機器，大概都是諸葛武侯，造流牛木馬的時候造的。」

客人笑了一笑緩緩地說：「這倒不曾聽過，老先生的話，一定是不錯的。」

「噤嘴。」主人聽了這贊語，很得意的笑着說：「除了這位武侯，還有那個能製造這種巧妙的東西。」

「是的。」客人應聲說：

一頓飯很勉強的完了，主人的物質，雖存了謝絕的心，而他的盛情，却是領受了。師母把菜飯收了到後面去，和小孩子很適意的喫了。他們坐着喝茶，又繼續談了下去，他們的談話，在兩個不同的機體裏，完全不得相投，但在這一間小室裏，主客的關係，亦祇能湊些話談談，而這位客人却感受到不適意了。

將近黃昏的時候，老先生領了這位客人，到各處有風景的地方游玩，傍晚將落下去的夕陽，黃淡色的光線，射在一碧無垠的田野，有幾個赤腳穿着不完整衣裳的小孩子，跟隨看着他們。他對老先生說：「上海的空氣，真污濁到不得了，像這樣新鮮空氣，是不容易得到的。」老先生不很懂這句話，他所看的書，從亦沒有關於這上面的知識；因為自己少見寡聞，不敢冒失回答，祇得虛虛的

應了一聲。

他對於滿田的菜蔬，都是很生疎的，連名字都不識，一樣樣的指着問。老先生很得意明白告訴了。他看了全村的各處，依稀能憶出以前的影像，他還能指出坐在牛背上到前山去經過的田埂，所住的和羊圈隔壁的草房，他還能記出以前從桃樹跌下來的地方。卑鄙下賤的生活，他再亦不肯談起了，祇在心裏映演出來，未後僅僅地說了一句：「這嘉年村，依然和從前一樣，怎麼幾十年來，一些進步沒有。」暮色障了天空，他們回到家裏。

吃過了晚飯，師母用他帶來的鋪蓋，鋪設了一張牀，黑暗了沒有多時，主人們都有些要睡了。這是上海人大慣的，然亦無法推託，正在要睡的時候，外面忽然有一個人打門，走了進來。

「老先生還沒有睡麼？」來人立在門口說，

他頓時改變了和客人談話的面貌，回復平時嚴肅冷酷的神氣，走到門口對來人說：「作甚麼？」

來人帶笑回答說：「他們叫我來的，說現在住在老先生家裏，從上海來的客人。他們明天想請去到茶店裏，把上海的情形講給我們，這班枉活了一世的人，亦可以叫我們多一些見識。要請老先生替我們說說，不曉得這位客人答應不答應。」

「哦」老先生顯出思慮的神情說：「你們倒這般的起勁，不曉得他肯不肯。等我去問問他。」

來人立在門外，等候少晌，老先生出來說：「已經答應了，他說明天上午天去上墳，下午天可以到茶店裏去談談。」

來人很忻悅的應着，正要辭了出去，老先生又叫住了他，放低了聲音對他說，明天叫他們收拾得乾淨些，不要像平日的污糟樣子，給他看了不好看，茶店裏亦掃得清潔些，上海人是不慣這樣醜醜的。」

明天，客人做他到這裏的題目。離後村下去一二里，就是他父母的墳墓，長滿了青草的土堆，和平常人的一

樣，上海的習氣，一些沾染不到這個上面。村裏的人預料，必定有和人不同的地方，有有些人跟着瞧看，心裏轉念，上海的死人，又是怎樣的處置呢？想來不會像這裏地方的簡陋罷。他到了墳墓前，把祭物擺那前面，灣着腰，鞠了三個躬。這不免使村人驚異而又欣悅，在他們的腦裏，忽然開辟了這樣的新奇的禮數，不像那抱膝蓋埋在草泥地裏，頭碰在草葉尖上的那樣累綴麻煩了。這種微微灣了腰，抱頭向前點了幾點，這是怎樣的輕巧而好看呵。

飯後，村裏已經傳滿了，上海客人將要在茶店裏講上海的情形。村裏的人，像中了狂熱。他們除了在茶店裏聽那說書的講幾段三國志，水滸，餘外對於增進知識的見聞，可說一些亦沒有了，現在遇見這種創舉，那個甘於落後。不到一刻工夫，這小小茶店裏，已經擠得風息不通。後來的人，立在門外面，有些跳在桌上，立在板檯上，伸着頸子望着。靠壁邊留了一張桌子，泡了一壺茶，這是留給客人的坐位。衆人不止聲說話，嘈雜的聲音，都是關於上

海客人的談論。時候越久了，來的人越多，而這位衆人盼候的人，還不到來。這個茶店，是村裏唯一的聚談的地方，祇不過兩間房子，擠上這麼許多人，店主人倒有些憂愁起來。

衆人忽然在一陣喧噪之後，寂靜了。這位客人和老先生攙了小兒子，走了進來，無數雙的眼睛，一齊射在他們身上。老先生臉看着客人說話，客人毫不經意的回應着，他們似乎不覺得面前有這許多人，好像在曠野地方散步。這小兒子見了這般多的人，很有些驚懼，瘦頸子縮在衣領裏，眼睛東西偷着瞧着。這位客人向屋裏四週一看，這正是春天暴熱的天氣，室小人多，汗氣泥土氣，騰滿了屋裏。他沒有見過這凌亂的秩序。他向老先生說了幾句話，老先生隨即低頭一想，末後抱起頭，向他商量幾句話，隨後向衆人說：「這裏地方小，人多，太氣悶了，還是到前面打麥場去。那裏寬舒了許多。」說完就和客人攙了小兒子，昂然退出了門，向打麥場走去。

衆人趕到打麥場，聽了老先生的指揮，一排一排立着，整齊了，肅靜了，這位上海客人，於是立在衆人當面，開口演講說：「上海可說的事太多了，恐怕兩三天亦說不完，我亦無從說起，你們可以把你所要曉得的，說出來問我，我就照着回答。」這帶着上海口音的話，村人亦都還能明白意思，不覺得都呆住了。

老先生亦揚着澀滯的聲音說：「你們可以想想些話問問。」

人堆裏發出唧噥說話的聲音，大衆都覺得有些爲難，誰亦不肯首先開口。

靜了半晌，一個花白鬍子的人，向着同伴，笑了一笑說：「等我頭一個說罷。」就回轉身向客人說：「上海這個地方，究竟是什麼樣子啊！」

客人並不尋找這說話的是什麼人，回答着說：「上海最初亦不過是這樣，荒野地方，後來到了許多外國人，把上海漸漸開闢出來。建造了五六層樓的洋房，築了寬

大的馬路，行了各種樣的車子，把上海改成像外國的大城市一般。」

衆人都靜心聽了，一個年輕的人問說：「外國人就

是洋鬼子麼？他們的腿都是硬的，跌了爬不起來。」他說了這兩句，面上顯出博洽得意的神氣，向着他的同伴：

他應聲說：「這正是你們叫作洋鬼子的，他們的腿亦並不硬，跟我們一樣。」

接着一個聲音問說：「上海的房子有多少高呢，路有多麼闊呢？」

他答說：「這亦不是一定的，有的抬起頭看不見頂，有的亦和平常一樣。街道大概都是很寬的，沒有像這裏

祇够一個人走的街道。」

一個人承老先生的意志，搬了一張板棧來，擺在背陰的地方，請客人和老先生一同坐了。雖然是不很強烈的陽光，鄉下人毫不覺得，在上海人却是忍受不住了？

那個在埠頭上譏諷人家說話的人，正擠在第一排，

他開口說道：「上海在什麼地方呢？」

「哦，」他應聲說：「上海呵……就在上海，是靠在海邊的一個地方，是一個繁盛熱鬧的商埠，這裏住着各國的人，是屬於江蘇省的，離這裏有二三千里路。」

一個年紀三十多歲的男人，滿頭蓬鬆的頭髮，半隻腿染着田泥，張開了嘴說：「上海的人都像你一樣麼？」

說了，連忙鑽到人堆裏去了。

他臉上浮上一陣笑容說：「住在上海的人，可以說是複雜極了。照我這樣的人，是最普通的，還有比我高上幾百倍，比我低下幾百倍的。因為人太多了，所以等級很不一律。」

一個敞開了胸脯，露出棕黑色皮肉的老人，聽了這話，很驚奇的向着立在旁邊的人說道：「怎麼，還有比他高幾百倍的人麼？」

「比你高幾百倍的人，是什麼樣子呢？」一個聲音，在老人說話的時候說出：

他向人叢裏看了一下，找到這個說話的，是一個很年青的人。衆人對這個問題，都現出有興趣的神氣，於是他提起了精神，回答這個問題說：「說起這些人，恐怕不是你們思想裏所有的，他們完全爲享福而生的。他們住的是前後有花園圍着的高大洋房，喫的最貴重的食品，一頓飯可以抵你們一畝田的收程，用的傢伙，大都是外國式的，一時季有一時季的衣裳，變化出各種時式花樣。至於女子的裝飾品，一粒珠子，或者一粒金鋼鑽，至少要值幾千金，多則幾萬金。他們把牠裝飾在身上，就覺得身價大漲了。他們出了門，就是汽車，至少要用馬拉的車子，沿路放出鳴鳴的聲音，嚇退街上的行人。終日除賭博遊戲以外，亦沒有什麼事體做，要做的叫別人做了，自己坐收利益，他們眼睛裏看不起一個人，以爲一切人們，都是隸屬於他的。——他們爲什麼有這樣的地位，這樣有福氣的境遇，他們完全依靠金錢的勢力，他們有無數萬的金錢。」

大衆沉默的聽着，感觸了心內藏蓄的思念，不禁動了身世的感想，各人臉上顯出羨慕的表情。人叢裏發出幾聲吁嘆的聲音。老先生坐在板檯上，左腳架在右腳上，把頭搖了幾搖。

「那麼比你低幾百倍的人，是怎樣呢？」仍是那個年青的人問。

他略一思索回答說：「關於這一類的人，我可以很詳細的告訴給你們聽。這些人說來，恐怕你們亦不能相信，在上海的地方，亦有這種人生存。那知道却大多數被這種人佔據了。這些人都是各處各地的窮人，想到上海去挖金礦的，他們在本鄉受了貧窮的逼迫，存了巨大的慾望到上海去。上海本有滿地是金錢的謠言，那知道了之後，什麼地位，是可以安置他們的。他們預先懷着一到上海就可以發財的迷信，這時希望既是失敗，進亦不能，退亦不能，祇得做那衆人所委棄不願做的事體了。在這裏面，等級亦分了不少，有本事的人，自然可以做好的事

體。最可憐的，是那一班流落在最低微的生活當中，這班人，因為要保持自己的生命，犧牲了精神血肉，去做那酬報最微而又最煩重的職業，所做的事，大概是苦工和拉車子的。他們一天到晚，忙忙碌碌，圖不到三頓飽飯，如果再有了家小那就更不堪設想了。他們穿着破爛和乞丐相仿的衣裳住在那低小而污穢的草棚裏。下雨天，還要拖泥帶水的在外工作，一天停了工，就沒有飯喫。他們這樣的辛苦，受到利益的，不是自身，却是那班雇用他們的主人。他們原是給人家作牛馬的，譬如牛耕了田，米是主人得的，牛絲毫亦得不到什麼。他們統受任何什麼人的管理，有一點不順從，就要被警察局押了去，受那殘酷的、不人道的刑罰。再不顧到他們的困難。——上海像這種處在黑暗地獄裏的人，實在不在少數呵。」

大家呆呆地聽完了這段說話，紛紛議論起來，有些相信的，有些不很相信的。就有一個聲音問說：「上海有這種人麼？」

他帶笑應聲說：「你們不信麼——你們想上海如果都是富貴人，沒有貧賤人，那麼富貴人用什麼人來服侍，更何從顯出他們的富貴呢？貧賤人不過是給富貴人作墊底，而抬高他們身價的。」

衆人聽了，都覺得領悟，誠信他了。

那個敞開了胸脯的老人問說：「譬如我們到上海去，是什麼種地位呢？」

他說：「這個很難說定，大概祇有後一種的地位吧。」

這老人回過臉向着一個青年說：「阿大，你聽見麼？你天天鬧着要想到上海去呢……息了念頭罷！還是這幾畝荒田種種罷。」青年紅漲了臉，失意的走了過去。

「哎！一個人應着說：「上海是上海人的上海，關我們什麼事呵！」

暮色漸漸罩了下來，烏雀都歸到樹林，衆人都散了回去。

明天，這位上海客人，離了嘉年村。

溽暑蒸人。
易致煩悶。

試吸

長城牌香烟一枝。

則積鬱全消。

精神回復。可知

此烟之品質佳也。



可換贈品

內有獎券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出品



墮落的青年

顏景雲

「鐘鐺……」一個大學堂裏的鐘震動了。

「今天是星期六，這是開青年會的鐘聲麼？」

「是的，趕快走罷。」

大會堂裏的五百餘個座位已經坐滿，喧雜的聲音也漸漸地平靜了。一位年青的主席登上講臺，翻了一翻讚美詩，說道：「請唱讚美詩第一首。」於是會堂裏發出翻書的聲音，臺旁放着的鋼琴也接着嘹亮的響起來；衆學生就起立唱詩，他們唱完了以後，便做禱告；大約過五分鐘的靜默，他們便坐下來。

主席鼓着他的勇氣，開始發表這一次的青年會是輪着演講；所以將派定的四位演講員的名字讀了一遍，便退

一步，坐臺邊的一個椅子上。在座的同學都仰着頭，顯着他們靜聽的態度。那四位演講員依着次序，登臺發揮他們各人的高尙的議論。可是他們中間最可注意的一位是姓陳名叫秉志，他的思想很高尙而且適當於我們現在社會。他的題目是「我們當有一種高尙的交際和一種有價值而純潔的娛樂」他說道：

「譬如賭和嫖，我們都曉得這二樁是可怕的壞事；引起人們卑鄙污穢的念頭，使得道德墮落，做種種作惡的原子。但中國社會中人倒反當作無上的交際法，無上的娛樂品。」他對於社會裏腐敗情形，議論極其沈痛，道：

「鄙人所說的我們是我們中華民國全體的人民，就是

鄙人也在其內我們青年的學生對於這個問題，愈爲重要呀！現在在學堂裏養成我們的人格；將來進身社會，豈但要保存我們自己固有的道德，並且應當積極的設法，革除這種流弊呢？」

那時同學們沒有一個不稱頌他，贊成他的意思，非其餘三位所能够及的。演說以後，除討論會務以外，沒有甚麼重大的事情；所以一會兒便散會了。

那位陳秉志是一個將要畢業的大學四年級生呢？說也可憐！他父母不很富足，難以完全供給他的學費，所以他是個半費生。預備功課讀書以外，還要替學堂裏辦事，比較他的同學忙些，但是他毫不覺得苦楚；只是用心學習，因此常得教習和同學們的讚許。他對於演說，亦很有研究，加以天賦的口才，而且爲人又頗謹慎，將來畢業後，很想做些大事業。

光陰如飛的奔跑，轉瞬之間，夏季又來，葵日槐風，夏天的景象重觸我們的眼簾了。大學堂的門前，停着汽車咧，馬

車咧，黃包車咧，擁擠不開，學生都歡天喜地的忙着回家。秉志呢，更不必說，拿着他大學畢業的文憑回去。他家裏還有父母和一個弟弟一個妹妹。他父母自然樂得眼淚都笑出來，張開着嘴，露出他們可怕的有缺洞的牙齒來。他們後來說道：「秉志！從你小時我們就費好多心思，巴巴的望着你，你現在已經畢業，快些設法尋個職業，掙幾個錢回來，那便更好，家庭的擔負亦不得不加在你身上，你可要小心呀！」

秉志靠着他大學畢業的資格，並且湊巧一家公司有個空位，所以上一個月，便佔了一個上中的位置。辦事盡力，很博得經理的歡心；對於同事們，也很謙和，因此倒很覺得安心無事。可是他總沒有忘了他從前在學堂裏演說時候所講的話兒，約幾個知己在星期日討論改良社會的方法。有時還到學堂裏和教習研究學問。他父母也侍奉得很好，二個弟妹在初等小學裏讀書，秉志常常指教他們，或是同他們溫習功課，就說他自己呢，亦時常習

練，這樣的生活，他大約過了一個月了。唉！諸位想想，秉志可以算一位好青年嗎？

星期日那一天下午，秉志正在家裏同他父母談心，一個僕人拿進來一張條子，說是給秉志的，秉志接到了手裏，看過了發呆，他父親見了很覺得希奇，便問道：「這條子上寫着什麼一會事！」

「今日晚上公司裏的經理在堂子裏請宴，但是那種地方吾不願意去的——不過經理的面子，難以推却，所以正在思索。」

秉志很知這些不幸女人——妓女——是不道德的，有罪惡的，和伊們一切的妖豔裝束，醜陋的媚態，可是從來沒有踏進伊們所住的房子裏一次，並且他永遠想保着人格，不願去的。現在這一次經理相邀，情面上不能夠推却，所以連他自己也不曉得怎樣做才好。他的良心和魔鬼倆奮鬪着，這是他的引誘，也許是他的試驗品。面孔上顯着一種說不出的樣子，滴答滴答的鐘響着，好似呼着

奮鬪；鐘擺向秉志很命的搖着，表示這個地方是不可去的大約過五分鐘的工夫，他父親說道：「秉志！經理是公司裏緊要的人物，以我想起來：倘若你不去應酬，非但大家面子上難以過去，就是你的位置，也怕要搖動，或是發生意外的事故罷。況且經濟不見得寬餘，一家五口都靠在你身上，請你三思呢！」說完，懇切的瞧着秉志。

「哦……這一樁事吾還沒有想到呢！……唉！……」

秉志聽了他父親的話，他的心脈的跳動，速度驟然增加，愈覺得利害咧。但是他總不能夠斷定；後來看表上時候，差不多要到了，畢竟他不知不覺的自己穿好衣服出去了。

翌晨，秉志依常上他的公事房；雖然手裏依舊弄着賬，寫着字，臉上總帶着些矇迷欲睡的神氣，原來他昨晚二點多鐘才睡覺呢。過了些日子，不料魔鬼又來引誘了，公司裏的一個同事，邀他在晚上打牌，秉志起首不作聲，因為他素知賭博是可怕的，引起人們盜賊的思想，他還想起

幾個人爲着賭蕩盡他們的產業，卒至失敗而自殺，所以他想回絕這事，忽然耳中聽得他父親說道：「一家都靠在他身上一句話，腦經受了一個極大的刺激，於是翻轉來

想道：「喲……我是新進這公司，難免有什麼事不懂或者弄錯；況且他們是久在社會上做事的人，受了惡劣環境的影響，往往在不知不覺中墮落他們的人格；完全不顧道德，什麼醜的事都能做，那麼，我一定要和他們敷衍，同他們混在一處才穩當。而且他——邀秉志打牌的

——在這裏辦事多年，應當同他親近些，這是一個最好

沒有的機會，難道輕輕地把他放過麼……是的……並且打牌的人很多，我一個人堅守着，有什麼益處呢……

好好……應酬他一次罷……」他這樣的一想，勇氣完全衰挫，勢利的心增高許多，所以他答應去管賭博的美

味。星期日又來了一間小的客堂裏擁擠着人，充滿了酒薰和煙味，秉志穿着一襲華絲葛的夾袍同他父親招待着來賓，秉志立起來微微地笑道：「諸位請用呀！」跟着

一陣無次序的醉中喧嘩的聲音。

一個人說道：「我們只管喝悶酒是無味的，可有尋個開心的法兒沒有？」

「豁拳……好不好……」

「也好……」

所以他們便開始豁拳，秉志同他父親也跟着他們興高彩烈的豁了一圈，紅色的酒只向他們自己肚裏直灌，面孔紅得火燒似的，後來他們有七八分的醉意，都懶洋洋的坐着。

「我們各人叫個局，尋尋快活，諸位以爲如何？」（扭轉頭

來向着秉志）秉志兄，你想怎樣，使得麼？」一個提高着

嗓子的說道：

一位穿西裝的少年搶着說道：「那我贊成極了……吾

一定叫小紅的，伊是吾的久年的相知呢。」——扮了一

個鬼臉，露出一付非常驕傲得意的神氣來。

「很好……」秉志和他父親說道：「不過不很熟悉，請

那一位代叫二個罷。」

於是，不多工夫，從外面來了一羣賣笑的伊們，面孔上塗着很厚的粉，帶着浪笑，坐在他們四週；或是唱，或是談天，所以空氣中又加添了一種強有力的性慾發動的聲音。及至金鴉西落，玉兔東升，他們方始散席，秉志忙着送他們一個個出去了。打從大門裏走進來，自言自語的說道：「好了……完了……總算請同事吃一次了（到客堂裏，見他父親坐在椅子上，母親和妹妹收集餘菜，弟弟剛從裏面走出來，他便向着他父親）父親，你同吾到新世界去麼？」

「不……最好你喝了酒不必去」

他弟弟接着說道：「哥哥……今晚你不必去，吾還有個字不認識，請你告訴我罷。」

「不行……定要去的……吾頭覺得微痛，不能告你的書」說着，秉志戴上帽子出門去了。這一日的惡劇也就此閉幕。

秉志從此以後，他面孔上加了一副綠色的眼鏡；嘴裏所講的無非賭博和那些妓女；日常所到的地方也只有堂子遊戲場，星期日整天的在外面，到一二點鐘才回家睡覺。從前所發的志願，已經完全忘了，他和他學堂，也自然永別不去了。最可恨的就是和他父母鬩嘴，弟妹們的功課更不必說。並且有時還帶着朋友，到家裏來狂賭，所以吵鬧聲，錢聲，煙味，酒味，時常可以聽得嗅得。可是他一切都不以為有罪惡；倒反過他的快樂而有興味的新生活。說也希奇，他的交際漸漸廣闊，稱讚他的人也不少，說他不像從前書呆子似的過着無味的日子。他自己呢，亦覺得非常得意。然而他的靈魂却背着重大的罪囊，在那裏哭呢——唉！秉志因為起首沒有奮鬥的精神，受環境的支配，漸漸養成社會上的惡習慣，以致墮落到這個地步。但是以後他的結果，因為我被經濟的壓迫，沒有畢業，就離開學堂和他的故鄉上海，到漢口來謀生活，所以一概不知道了。



服勞社會者唯一補品！

人生精神有限社會事業無窮凡終日操勞者不免消耗精血若不謀身體之滋補日久疲憊悔之不及人造自來血藥性和平甘美適口有滋補血液之功健胃增力之效曾經工部局衛生處試驗給證銷行多年馳名遠近男女老幼四時均宜

價目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

上海五洲大藥房總發行

經售處 各埠分店及各大藥房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鄭廣福堂製 狐臭散

專治腋下狐臭萬試萬靈功效神速誠不愧為狐臭藥中之大王故凡患腋臭者必不可缺之藥品也



價目
 雙料 每瓶六角 每打六元
 單料 每瓶三角 每打三元
 寄費加二成

中國總經理

上海河南路二十號

永泰棧烟行

肝胃氣痛散

七情鬱結 氣怒傷肝 痞氣九種 藥到病除 每瓶三角 每打三元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西方擇妻相法

Moreley Adams

CC

第三 鼻部

在婦人相法中。鼻部也是一件極要緊的部位。我們暫且揀擇形狀極顯著的五種說。

一、拱橋鼻(見圖一)凡婦人人生着這種鼻子。進取心極重。對於貞潔和一切別的道德上都不壞。只是不能為良妻賢母。最喜歡在交際場出風頭。拉些職務在身。上寧可拋家不顧。

二、掀頭鼻(見圖二)凡婦人人生着此種鼻子。最好不與伊接近。因多有無恥行動。三、凸樑鼻(見圖三)凡婦人人生着此種鼻樑。最喜生事。每每無中生有。若組織家庭恐無好效果。

四、圓頭鼻(見圖四)此種鼻子。頗佳。含美術性最富。性情亦極溫柔。能耐貧寒。惟鼻孔不能揪出。揪出則不佳。鼻樑如一直線。這是鼻部最善的形狀。

五、智慧鼻(見圖五)與圓頭鼻很相近。不過智慧鼻鼻頭稍尖。鼻孔稍大。鼻樑亦很直。凡欲娶這種女子為妻。最好先要贏得伊的心。不然亦無所用。或有危險。

編者說。相隨心變。然亦有不盡然者。讀者諸君。切勿迷信以上之相法。以為揀妻之標準。其理有二。一、以上所述。為西人像法。二、陽貨與孔子。同一相貌。而一聖一賊。此知相法之不足持也。不過以上各說亦自有充分之理由。亦未可盡棄之也。

完

(新) 優等畫片 (達)

買賣 長畫 短畫 諧畫 租賃 請函索畫目

香港油麻地上海街二百三十三號
新達畫片公司

小 (148)



臨潤羨更不必退而估網禿髮底
掃人羨慕他人底美髮惟有去買
「瞻慕」復髮妙品就會生得同他
人一樣「瞻慕」復髮底好要一言
難盡這禿髮重生且他最顯而
底效果 中國各大城市大藥房均有發售
上海廣東路十六號漢彌敦英行經理

GERMOL 12

輝

世無患癬疥而曾用此新藥——拉福祿——
不驟有舒暢涼快之感覺者——得此快感
則癬疥已化為烏有矣
此玄妙之藥水可使立刻滅除一切皮膚
之病也

各藥房均有出售

上海廣東路十六號漢彌敦英行經理



東方 321 (五)



妖髯縷首記

英國巴文原著

閩縣林紆
吳縣毛文鍾 同譯

第三十一章

春盡後。擺離欲聚其舊部。剋復老倫司。顧乃無成功。當此之時。阿令比亞以書與子拉得司。言其夫瘦死矣。方子拉得司去塵熱時。止羅拉毛。不許二人同行。因之少別。良久。而子拉得司。以爲阿令比亞。爲女中之傑。得書時喜。乃無藝。卽欲備禮娶阿令比亞。且冒險往迎其人。子拉得司。在議員亦頗有聲。而主此國會者。實爲止羅拉毛。至下次選舉時。子拉得司。可得市總長。唯防克雷多泛之捷足。時克雷多泛。在國會中。聲望重於子拉得司。方子拉得司親迎入城時。克雷多泛夫婦。試馬於城外。相逢於道周。子拉得司。略與爲禮。而愛白雷見阿令比亞。坐於車中。其狀甚悲。

蓋憶及止羅拉毛之言。防此次入城。將犯上天不赦之律。因而憂形於色。時馬車瞥然已過。子拉得司。正與同車。克雷多泛迴顧愛白雷曰。子拉得司此種行爲。汝謂止羅拉毛以爲然乎。果子拉得司以此女歸。則後此選舉時。市政之長。似屬無望。子拉得司所行事。往往不利於己。今日冒娶此女。迹甚離奇。愛白雷以目視其夫。自念子拉得司。曾與已定婚。乃棄之中道。轉以得嬌雌爲樂。深所不解。卽曰。阿令比亞。狀似美麗。吾髮髯自車中見之。克雷多泛曰。美固也。游後二人遂並騎同歸。克雷多泛。既送其妻歸寓。卽縱馬向聖馬哥教堂而來。侍者安追司。引入方丈。然謬爲不曾相識。克雷多泛。見安追司形神憔悴。行步踽踽。心念

此人出家。其心樂耶。其身安耶。安追司終始不與克雷多泛交言。匆匆自出。克雷多泛入時。見止羅拉毛。方伏案作書。蓋教皇近日。畏懾止羅拉毛。飭爲主教。止羅拉毛極力鄙之。於是教皇大怒。聯結米蘭之王。將以兵力逐止羅拉毛。克雷多泛入時。言曰。上座過於刻苦。恐自促其年命。止羅拉毛曰。吾敵正望我不祿耳。克雷多泛曰。上座方有勢力。奈何出此頹喪之語。止羅拉毛曰。吾不警告汝乎。吾夢後來收局。非流血不可。克雷多泛曰。然則上座已蓄戒心。想統治此間之權。不久且消滅乎。止羅拉毛曰。吾固不能久於是間。本思以血淚永免天罰。然天罰終不吾道。克雷多泛不能答。止羅拉毛曰。汝謂我中懾而畏死耶。吾果畏死。則決應教皇之命。爲教主矣。何爲與之抗拒。克雷多泛曰。吾知上座膽力絕人。然吾所隱憂。非防上座。防老倫司之城。將流血波道耳。止羅拉毛曰。上帝固知。吾曾爲城人乞哀。然帝終弗允。而凶災行亦立至。讀吾書者。當知教皇之長征至此。本圖吞蝕意大利。後經意大利聯邦。同起攻

訐。教皇知不能容。因而班師回國。至靡煞尙獨立。於是老倫司之兵。日與靡煞接仗。教皇亦合各小邦。共攻老倫司。爲擺羅復位之計。止羅拉毛。思及兵禍。知吞進在邇。因謂克雷多泛曰。上帝不唯降罰老倫司。且及羅馬全境。克雷多泛曰。弟子此來。卽爲是事。聞意大利諸小國。將合縱而攻我。上座肯少避其鋒乎。止羅拉毛曰。吾畏羅馬之兵鋒乎。克雷多泛曰。弟子意教皇似有權力。不能力與抗撓。止羅拉毛曰。吾憑上帝之力。可以宣布教皇之罪狀。克雷多泛曰。吾城兵力不多。但憑上帝之力。卽可與列強進命耶。止羅拉毛頗有所疑。克雷多泛曰。用是之故。特願上座。勿任氣而前。止羅拉毛曰。汝言近於狎侮上帝。汝謂天使於夢中宣示。其言皆屬虛無耶。克雷多泛曰。上座不言。後此收局。非流血不止耶。止羅拉毛曰。收局固劣。然吾所區劃之大事。均作作有芒。克雷多泛曰。上座所區劃事。似已成。止羅拉毛曰。否。尙有羅馬。處吾肘腋。今茲羅馬尙在污穢。吾不能爲之煎滌。可謂大功之未成。克雷多泛曰。上座

欲清野獸之柙。似非人力所能。苟一入柙。將立膏獸吻。止

羅拉毛。深以克雷多泛之言爲然。瀕疑天使之言爲妄。即

曰。自吾在此間主講。恆有人謂我言談過激。今汝之來。殆

國會中遣汝乎。克雷多泛曰。非也。上座欲抗羅馬。羅馬之

力。不唯能制上座。且足傾覆其徒。止羅拉毛曰。城中百姓。

足爲吾援。此時人人心中。恆恨羅馬。克雷多泛曰。民心何

常。其輕信上座而躁動。卽能不信上座而反顏。當百姓懷

疑之間。上座果能行一不經見之事。則人人信服矣。止羅

拉毛曰。上帝必能示人。吾爲人世之先知。克雷多泛聞聲

辨色。大有畏懼之狀。卽曰。上座仍以受主教之職爲當。弟

子之言。爲上座謀也。世無以子子之躬。與颶風相迎。自信

其不仆者。止羅拉毛曰。然則爾亦不信我矣。須知俄頃之

間。上帝卽示人以吾言之不謬。克雷多泛曰。弟子此來。專

爲上座區劃。蓋吾閱歷久。深悉人情。似決無舛誤。幸上座

鑒之。且敢質言。上座若仍倔強。則教皇之兵立動。止羅拉

毛曰。教皇爲上帝之棄物。吾決信其如是。他無言矣。克雷

多泛曰。他日上座有命。無論何事。吾必供趨走。一無所靳。

止羅拉毛無言。克雷多泛親其腕而行。克雷多泛去後。止

羅拉毛。往來室中。自念此身。果爲上帝所棄耶。

第三十二章

此一春中。疫病大起。且奇暖。愛白雷遂避居山中別業。克

雷多泛。則時時入城。或一禮拜不歸山中。愛白雷寂寞極

矣。然亦未嘗思朋友之往來。是月擺羅以兵攻老倫司。大

敗而逃。自是不聞擺羅之名。愛白雷亦自念其身世。適如

擺羅。不足恤也。時時閒行山中。忽塔中積湫中。斗長一種

奇花。似荷非荷。香氣鬱勃。花心淡紅。如新剝之肉。愛白雷

獨立賞花。流覽不已。自花開之後。終夕不睡。自思花開之

盛。猶己當日之身閱繁華也。每夕閒行月光之下。復邁迤

近於花前。忽聞有奇臭觸鼻。如腐尸之氣。則出自花中。愛

白雷伏而嗅之。良是。然白日中。初未聞此臭也。女卽避至

石闌之次。思此荷花。卽老倫司中之徽章。今全城灰墨。已

爲尸居之餘氣。此荷花爲之兆也。且尤與擺羅有關。蓋每

夕閒中。必念擺羅。則爲一己不端之思想。安能不成爲臭腐。正百感交集時。忽聞有女子之聲。呼愛白雷不已。愛白雷視之。自黑影中。來一黑衣女郎。女郎曰。勿恐。吾見爾大門未闔。故冒昧而入。我卽斐烏拉也。卽坐於石級之上。愛白雷曰。汝今尙居老倫司耶。內城人已不容爾。插足其地。女仍戀不去。何也。斐烏拉曰。吾與阿兄。匿迹一村人家。時潛踪入城。愛白雷曰。汝何爲視我。斐烏拉曰。汝忘擺羅耶。愛白雷未答。斐烏拉曰。吾前此曾來訪爾。遠憶之否。愛白雷曰。烏能不憶。斐烏拉曰。擺羅尙日夕思爾。然已不堪迴首。愛白雷曰。彼心豈無他人。何獨思我。斐烏拉曰。擺羅愛爾至矣。爾胡爲恆與避面而行。愛白雷曰。汝來已突兀。語尤離奇。胡不令我得一夕之安寧。乃用此亂吾心曲。斐烏拉曰。汝今爲止羅拉毛之門徒矣。若夫使己之私圖。以止羅拉毛爲傀儡。汝尙不知耶。愛白雷曰。吾非信克雷多泛。乃信止羅拉毛。斐烏拉曰。止羅拉毛。尙不自信。烏能使入信之。吾恐旦夕敗矣。愛白雷知斐烏拉之來。意在誘己

也。斐烏拉曰。在理汝可無禍。以爾近來。不更冒險矣。然爾今爲富翁之妻。較之從亡命之人。於勢爲逸。愛白雷曰。汝云冒險。似指斥吾之前失。斐烏拉曰。似也。吾意實以爾屬意擺羅。今乃昧其初心。似屬非義。且我此來。非欲誘致爾身。唯擺羅至再見矚。過爾別業時。代爲問訊。言彼心如一。未嘗忘汝。愛白雷曰。確耶。斐烏拉曰。然。擺羅含吾兄妹外。更無一人與親。今茲教皇。亦不悅擺羅。其弟亦已赴巴黎。愛白雷曰。謝爾見存。實告我。擺羅固一敗塗地。而吾心之愛。實未嘗忘。吾近在此中。得別樣一荷花。其華色芬臭。且夕變異。實同擺羅之身世。斐烏拉曰。此花吾園中亦曾見之。此花不似擺羅。似止羅拉毛。使全城之人。如死灰也。愛白雷未答。斐烏拉起立曰。吾將赴止羅拉毛處。取歸寄存之首飾。言已出門而去。明日克雷多泛歸。言此次選舉。必得市政之長。是晚克雷多泛。遂整理里烏那度所製自飛之鳥。整理之後。斗聞荷花之臭。則大惡之。令從者盡拔而焚之。

第三十四章

時有謠言。靡煞間大疫。於是物從靡煞來者。關津驗疫乃大嚴。老倫司之兵。與靡煞大戰。互有勝敗。而法皇亦不能左袒靡煞之民軍。老倫司人民。既恨法皇。又恨法兵之來。蓋止羅拉毛。誘致之。而教皇之仇。止羅拉毛尤深。不唯將逐止羅拉毛。且欲盡驅老倫司人民。於教門之外。於是擺羅黨人。亦漸漸有生氣。久之。教皇果出令。逐止羅拉毛。然止羅拉毛。仍倔強不奉詔。國會中人。亦爭袒止羅拉毛。而克雷多泛輩。知止羅拉毛。已危如朝露。少須全城之人。亦將同被驅遣。且偵取米蘭之王。已聯盟諸國。攻踣老倫司。顧不能徑告止羅拉毛。知其決不見聽。則嗾同輩。陰脫止羅拉毛黨籍。知止羅拉毛。卽亡。而擺羅亦決難復振。此着決爲一己之利。尤知子拉得司。爲阿令比亞之故。爲國人所齒冷。似愛白雷。舊日汗染之衣。亦可從茲湔雪。一日有巴吉羅者。大置酒。而愛白雷及阿令比亞。亦同莅飲。阿令比亞在席間。見愛白雷。素靜無華。知子拉得司必無續舊

之思。於是亦不萌妬念。然愛白雷。則不能忘情於子拉得司。與阿比亞。情款甚密。猶擺羅之有恩於己。因思當日。果放膽從擺羅者。則彼此恩情。當與彼二人相埒。又思及斐烏拉責己之言。頗悔誤聽止羅拉毛之言。使己抑抑無歡。飯後屋中奇暖。卽移榻開窗而坐。而阿令比亞。就而與言。曰。此間似絕無空氣。猶牢獄也。愛白雷曰。汝何由出此言。阿令比亞曰。以見狀言之。似無佳兆。且吾尤無意爲巴吉羅之妻。愛白雷曰。此屋固非佳。或且此中。已有將來被囚之人。阿令比亞不答。忽又言曰。爾終信止羅拉毛之言乎。愛白雷曰。自擺羅去後。吾頗信仰其人。阿令曰。汝信之。出本心耶。愛白雷曰。然。阿令比亞曰。吾曾聞止羅拉毛之言。言我一至是間。將萌大禍。愛白雷思及止羅拉毛。能轉移人之思想。卽曰。其人良可畏。汝亦畏之否。阿令比亞曰。汝謂我畏止羅拉毛。卽與子拉得司絕乎。愛白雷似信其言。阿令比亞曰。止羅拉毛。不能生吾畏懼。愛白雷曰。然則汝亦不畏上帝乎。阿令比亞曰。上帝何足懼。我但得吾夫

愛我。即忍辱亦與之偕。心所願也。愛白雷忽思及擺羅之愛已。曾冒險相從。已見童體女身被數劍。用自悔罪。不期心爲之動。此時聞阿令比亞情愛之言。則甚羨其多情。而且有膽。然阿令比亞初不之知。卽曰。吾初念亦服止羅拉毛。方吾初入城時。心慕爾身。爲人禮重。吾以再醮之婦。決不取重於人。今茲則羞無此念。卽止羅拉毛亦不能以危言震我。蓋吾所欲得者。今已得矣。卽使今夕以暴疾死。於心亦慰。復又笑曰。吾不知何故。今日盡吐吾款。在理爾我意見不侔。然吾心頗甚愛爾。故誠語至探喉而出。愛白雷聞言。疑其甚類斐烏拉也。阿令比亞立而言曰。以爾之性情。宜其爲止羅拉毛所惑。不知鍾情爲何物。愛白雷此時幾欲自明其愛擺羅。然不敢出也。此時會散各歸。阿令比

亞坐驟轎。子拉得司以馬從其後。是夕熱甚。夫婦歸其別業。歸時阿令比亞倦甚。以手扶闌干而立。子拉得司曰。汝病耶。阿令比亞曰。日來似患作。子拉得司曰。此城湫隘而多暑。當遷山居。女曰。無論何地。吾咸樂從。夫婦立談於月中。阿令比亞思水。請其夫入室挈瓶。言曰。嗟哉吾夫。汝眞令我爲情死也。子拉得司與之親吻。而阿令比亞似甚病。不復能支。竟委身闌干之上。似胸中爲烈焰所薰。氣爲之咽。卽自解其前襟。以吸取空氣。及子拉得司出時。而阿令比亞已僵於地。啓其衣視之。膚肉咸作青紫之色。子拉得司曰。疫也。

(未完)



增補事類統編

連史紙精印十二冊 定價四元

自宋吳淑著事類賦後。補遺廣續。不止一家。此書爲丹陽黃氏增補本。集各家之大成。而補其缺略。爲行用最廣之類書。我國學術。浩如煙海。歷代兵農禮樂之政。域內動植方物之奇。其搜輯萬有。別類爲目。羅叢殘繁。蹟之知識。而使學人之翻檢者。向唯類書是賴。然則類書之性質。不啻吾先民著作之百科全書也。今雖學術日新。而整理古籍。類書之功用自在。此書用上等連史紙。放大石印。本文註釋。大小相間。疏朗清晰。極便檢閱。

商務印書館寄售

家庭學校機關必備

全書四十四編
目錄如下

運動	飲食	美術	蠶桑	租稅	交通	政治	東啓	算術	教育	天象
遊戲	居住	衛生	染織	商業	郵電	法律	尺牘	簿記	倫理	時序
音樂	家庭	保育	製造	農業	財政	外交	禮聯	公文	文學	地理
術數	醫藥	衣服	博物	畜產	經濟	軍政	禮制	契約	書畫	歷史

全二冊 定價六元

○ 日用百科全書 ○

商務印書館發行

唯一之美術品



中國名勝

珂羅版印

每册一元

上列中國名勝寫真十九種。均係黃炎培袁希濤張元濟蔣維喬莊俞諸先生旅行時特別攝影。用珂羅版精印。名山勝水。維妙維肖。置之案頭。可供玩賞。懸之鏡中。可爲裝飾品。

△商務印書館發行

- | | | | | | | |
|---------|---------|----------|----------|----------|----------|--------|
| (一) 黃山 | (二) 廬山 | (三) 普陀山 | (四) 西湖 | (五) 避暑山莊 | (六) 泰山 | (七) 衡山 |
| (八) 孔林 | (九) 虞山 | (十) 雁蕩山 | (十一) 天台山 | (十二) 恆山 | (十三) 五台山 | |
| (十四) 西山 | (十五) 盤山 | (十六) 大房山 | (十七) 華山 | (十八) 武夷山 | (十九) 天目山 | |



二等車中的總理先生

卓 呆

時在十二月中旬。每天只是陰雲密布。今天忽放晴光。朝日照在市上了。那路上的積雪。受着太陽。更閃閃有光咧。市上新潮書局的經理姚仲輝。朝夢初醒。睜開眼睛來。同時覺得眼前有大責任橫着。這並非別事。乃每年總局裏的總理先生。本來要到大除夕纔來查賬一次。這一回九月裏開股東大會。改選了一位新的總理先生。新總理等不到大除夕。就在這十二月中旬要來查帳了。昨天得到總局消息。說總理先生今天要到此咧。姚仲輝本來是個誠直起勁的人。因此去迎接總理先生一事。彷彿是他的一個重大責任。

他夫人問仲輝道。那總理先生。什麼時候可以到呢。他夫人很擔心的問着。仲輝答道。說是第二趟火車來的。我在

九點鐘以前。非到車站上去迎接不可啊。說罷。忙催夫人預備了些點心。仲輝胡亂吃去。也沒有什麼滋味。喝茶下去。也像沒有入肚子的一般。急急換好了一件紫羔皮袍子。一件灰鼠馬褂。慌忙走出門去。他的皮鞋踏在雪上。聲音煞是好聽。

他一到了車站。離開火車到站。還有二十分鐘咧。他是難得打扮的。今天穿了一身新衣服。似乎很怕見人。但是今天帶着重大使命。非做出有威嚴的神氣來不可啊。所以故意皮鞋聲很響的在車站上的水門汀上走着。一回兒汽笛聲響。仲輝便到月台上去。那總理先生乘着的火車進來了。仲輝就無意識的整整衣冠。摸摸鈕扣。拍拍灰塵。這一位新總理先生。仲輝還沒見過面咧。此刻火車一到

月台。仲輝只是向那二等車處走去。其時仲輝的頭腦中除了總理先生——二等車——很體面的姿態——等等外，竟沒有什麼別的念頭。仲輝走到二等車最後一節的車門前時，就撞見一位身材瘦長，臉上有菱角鬚的紳士，正要下來。仲輝對這紳士臉上凝視一下。這紳士也對仲輝臉上凝視一下。二人默然對視着數秒鐘。仲輝自然的把頭一低。那瘦長的紳士也點點頭。仲輝就放心了。於是伸着右手，戰戰兢兢的說道：請把皮包授過來罷。紳士忙說：對不起。勞駕勞駕。說罷，便將自己的皮包授與仲輝。仲輝接了那皮包，又殷勤行禮。火車上下來的人，見仲輝這麼恭恭敬敬，也有人竟立定着在那裏對他觀看。仲輝領了總局裏的總理先生，走到了街上。其時仲輝覺得市上的人，好像都在那裏觀看着自己。他一想，還是先陪他去吃些點心呢。還是到旅館裏去呢。因此很躊躇的問道：時候尚早，先到旅館裏去休息一下罷。總理先生即道：且慢。先到縣立小學校去罷。仲輝一聽，倒把腳立一立。

定。反問道：縣立小學校麼？總理先生說是的。小學校離此很遠麼？仲輝說：不遠不遠。就在旅館所在的背後。仲輝的口氣大有要挽回自己失言的樣子。他又聽得現在這位新總理先生，是個很有學問的人，大概他對於教育狀態，很有興味。順便還可以與學界聯絡聯絡。於我們局中營業上，也不無利益啊。心中一時很表敬意。即道：這裏實在教育的程度很低……我們打這一條道路一直走去，可以到縣立小學校的門前了。總理先生問道：縣立小學校中，生徒共有多少？仲輝道：是啊……仲輝的話，竟接不下去了。他自己的第二個孩子，却在那小學校中，不過生徒之數共有多少，教育的狀況如何，從來不在他的心上。的啊。姚仲輝的頸中，都是汗了。一時非常為難。總理先生與姚仲輝走進了校門。通過運動場，剛踏上石階時，恰巧校長吳良士，正從教員室內出來。姚仲輝便過去向校長耳語道：這是我們總局裏的總理先生。大概想來參觀學校罷。這位校長吳良士，却是個熱心的人。

不過對着與自己無利害關係的人。態度很爲冷淡。即對二人道。原來如此。實在真不行。那裏有可以觀看的價值。那麼請進來罷。說罷。又把兩手交組在腰後。叫校役去開應接室。倒茶。自己領總理先生與姚仲輝入應接室中。總理先生用着一雙注意很深的眼睛。在應接室內環視着。校長正在那裏吸香煙。

總理先生就說。我此來很踟躕。請領我到教室一面去罷。校長一聽。很遲鈍的立起來道。那麼我來領路。實在是沒有什麼可觀。他獨語似的說着。便領了總理先生。將一間教室的門推開。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挨次看去。有的教室中。教師坐着。足下踏一個腳爐。有的教室。先生在教壇的桌子上看小說。也有一間教室。有四個生徒。在那裏打磕睡。總理先生正要詳詳細細觀看教室內部時。校長已把門很快的關閉了。

總理先生看完了各教室。仍由校長領到方纔的應接室中。校長一坐定。依然吸煙。總理先生並不坐下來。向校長

說道。校長先生。請你把職員名簿拿來。總理先生的口氣一半含着命令的。校長自然有些覺得是受着侮辱一般。很沒精打采的去把職員名簿拿來。總理先生展開名簿。將學級與教師的姓名一對照。很生氣似的說道。哈哈。原來那烘腳爐的教師。叫李琴生。看小說的教師。叫陸頌棠。貴校在上課時間內。有可以打磕睡的習慣麼。那女教師在習字時間內。在那裏做絨線衫。也默許的麼。

校長吳良士的臉上。漸漸變成蒼白了。他儘力的努力。宛如要對答什麼質問一般。但是嘴唇亂顫。一句話也說不出。歇了好一回。纔道。失敬得很。足下到底是那一位。竟沒請教啊。我還當是總理先生咧。總理先生一聽。忙道。總理先生麼。哈哈。哈哈大笑起來。說道。不錯。這是我的不是。我名片還沒拏出來給你看看咧。這一位。我當是勸學所的啊。說完之後。這紳士從衣袋內摸出一張大名片來。授與校長先生。校長先生一拏這名片。手也顫抖起來了。只見寫着是省視學陶樂山六個字。

校長先生全身的血液。一時逆行起來了。身體如彈簧一般。退後了五六尺。那像橡皮製的頭頸。只是低頭行禮。其時全體的教師。也都趕進來了。

新潮書局分局的經理姚仲輝。也不向他二人說一句什麼。立刻逃也似的從校中出來。呼吸很喘的踏着殘雪。趕

到書局中去時。只見一位店友王先生。正從對面過來。仲輝急道。不好了。總理先生不見了。那王先生紅着臉說道。那兒的話。總理先生到了局中。足足有三點鐘了。無奈四處尋你。總也尋不到。你到底在什麼地方。做些什麼事呢。總理先生很生氣着咧。

(完)

偏是
有病
的人
偏有
許多
打算



這個人像這樣的病在牀上。有有兩次了。這次已是第二次。兩次所患是同樣的病。但兩次病中的心境。大不相同。第一次病在牀上。想到若有不測。遺下妻子。一無所靠。真不得了。真是越想越急。百計打算。幸虧想出一條路來。有了希望。心寬病就好。愈後他就去保了壽險。所以此次病了。他心中並沒有作急的事情。但在打算好起來。要將這個好處。講給親戚朋友聽。請他們多到

華安合羣

公司

去保壽險

(上海北京路)

醉後豪情

亞光



醉後豪情(諷刺畫)

國賢女士

胡亞光
繪圖

戚友總是的麼。完全不見得。戚友總是壞的麼。也并不見得。大抵不會富過。便不知道戚友的好。不會窮過。便不知道戚友的壞。

說是這們說。不過一個人——就許他平素是個最鄙吝的——在醉後的當兒。總很豪放的。灌上了幾口黃湯。差不多把他的性命財產讓給你可以了。我這話并未說得過份。醉人的心理實在這般如此。諸君平時留心一下。總當覺得。古人稱道酒的美德。說可以合歡。可以解仇。的是不錯。西諺也有說。There is truth in wine

飽經世故的人。於是養成一雙冷眼。不敢過量測擬人。總作如是觀。

上海銀行公會會員

新華儲蓄銀行

本行為勸勵儲蓄起見辦理各種優利儲蓄存款詳章繁細茲摘舉數例如左

▲丙種儲蓄

一次存洋三十七元六角八分八厘十年期滿可得本息洋一百元

▲戊種儲蓄

一百元以上存款定期五年者可得息一分二厘每滿半年付息一次

▲己種儲蓄



每月存洋一元滿二十年可得本息洋七百八十五元九角八分三厘

▲庚種儲蓄

每月存洋一元一角七分四厘滿十五年可得本息洋五百元

以上粗舉一斑數目多寡期間長短各有規定任存戶選擇詳章函索即寄

上海新華儲蓄銀行啓

電話中央四七一四

總行設在北京

津行設在天津法租界

小又(三)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抵制和提倡

▲二大問題

現在國民的腦筋。大半已經覺悟。稍有普通知識的。大家都知道愛國了。抵制劣貨。也就是愛國思想的表示。但是抵制固然緊要。而創製精良的國貨來供給大家應用。更是刻不容緩的事情。本園專製牛肉果子食品。所用原料。純係國產。生字老牌結汁牛肉。果汁牛肉。南華李。陳皮梅種種食品。製法講究清潔。裝潢非常美觀。滋味極其鮮美。足以抵制劣貨。從前游戲場和耍貨攤。往往發賣劣貨的耍品。吸收幼童的金錢。總計漏卮。實在不少。現在大都已經用本園的食品來代替劣貨了。無形之中挽回外溢的金錢不少。這不但是本園之幸。也是國家之福。希望諸君永遠提倡纔好啊。

發行所

上海九畝地 漢口後城馬路
杭州西湖各處 各省均有代售

上海冠生園謹啓

小(128)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一個美術的偵探

范治禹

(二) 一個美術的偵探

譚克武在他自家房裏寫信給他的朋友，聽着門上有啄啄的響聲，起身開了門，見一個着黃色軍衣的，站在門首，向前行禮說：「譚先生，你老人家近况可好？」譚克武點了一點頭，請他到裏面坐，便道：「足下到這邊來，有何事幹？」他道：「在下章宜，是獅領警察局稽查，現特來有點事請求先生。先生看了今早的報紙，當知我們要提一個自家局裏面的人，我們處勢，不辦這人，自是不行，辦這人，於後來本局的行事威嚴和信用方面，又有大妨礙，我們尋不出一個雙全的法兒，所以局長特差我來先生處請教。」他說着，克武已讓到棹邊坐下，章宜就在他對面坐了，克武拿起筆，移過信紙，便道：「你試將事情的情節，從

頭至尾，細細底講一下。」說了，便合上眼，靜待章宜發言。章宜接了僕人奉的茶，就說：「我先講被害的人，他叫徐阿泰，從前在青州當一個管牢的，現在便是貴友郭先生的僕人。昨天下午，他從清遠坐火車回獅領來，六點半鐘的時候便到了，掌車的和收票的，都親眼見他下車的。七點差五分鐘的時候，郭先生和梁漢富先生，並他的女僕人，」察見他死倒在他屋前的路上，是被人殺死的，身邊放着一柄五六寸長的刀。梁先生立時報信給我們，我便和一位巡官，隨梁先生下去。郭先生在草場的各處都找到了，卻沒凶手的影兒，便引出他的獵狗來，一共有三頭。三頭狗嗅了刀之後，都向一條路上跑去，過場子啊，進籬笆啊，大街啊，小巷啊，直待到了我們局的門首，都向裏面

一個寫字的人撲去，這人是誰，原來是局裏書記官戴延年啊！我們當時便將他捉住。」說到這裏，便探懷出煙匣取煙。

克武接了韋宜遞給他的香煙，燃了吸着，問道：「你們可有什麼結實的把柄，捉拿姓戴的？」韋宜道：「果然，姓戴的原來在青州和徐阿泰是老相識，他在那邊保衛團的當差，因為斷了右手的一個指頭，纔辭了差，到我們局裏來。他原先和阿泰很好，後來因為一個婦人的原故，便兩下仇恨起來。至於姓戴的爲人，倒是溫文爾雅，從無惡行，阿泰卻粗魯可鄙，行爲壞極了。」克武問道：「你們可搜查詰問過了姓戴的沒有？」韋宜道：「已經做過了，他身上除了兩個袋子之外，並無別物。一個大些的袋子，是他的錢袋，一個小些的，是豬皮的，他說是昨天下午在到羅家村的那條路上拾得的，不是自家的。」克武忙忙底寫着，隨問道：「他身上沒血漬，或傷痕，或別樣的蹟印嗎？」韋宜連連搖頭，稱沒有。克武又問道：「姓戴的是何時被

捉的？」韋宜答道：「剛剛昨天晚上七點半鐘。他每天要到羅家村去上公事，必須經過郭先生屋前那條路，昨天他回來特別的遲，這都是可疑的地方。」克武點着頭，又問道：「你們查了徐阿泰身上沒有呢？」韋宜道：查過，他背上有七處很重的傷口，刀子還在旁邊。」克武急問道：「刀子呢？」韋宜道：「在我們巡官那裏。」克武問道：「你能定刀子是屬姓戴的嗎？」韋宜簡單的道：「不能。」克武便放下紙筆，立起身道：「你們對待姓戴的，似乎太無着落，我可要去幫他點忙兒。」說着，向韋宜一笑，韋宜瞪着他道：「我們冤枉了姓戴的麼？」克武道：「我的理想是這樣，最好，我現在和你去看看。你且坐一下，待我拿點東西應用。」韋宜聽說譚克武肯和他立時去探案，心裏好生歡喜，克武拿着照相機出來的時候，他的心花還在怒放咧！

○ ○ ○
徐阿泰的屍身，放在一面板棹上，脫下的衣服，堆在旁邊。

譚克武首先到屍身邊，看他背上的傷口，後便將堆着的衣服，展開瞧了一下，尋不出什麼，便拉韋宜往外面去勸查。韋宜正瞧着一雙鞋兒，顯然是阿泰的，克武着意瞧了下手鞋底，纔和他出得門來。

和鐵路般直底徑兒，通到遠遠的道路上，兩邊成行的樹蔭着，煞是好看！中斷一處，有新色的沙鋪着，一邊是一棵樟樹，再一邊是一棵榆樹，不消說，是殺人的地方了。榆樹旁邊，有一棵禿頂的橡樹，身幹約七英尺長，只有三條很大的支幹，最大的一枝，竟橫過路中間。榆樹和橡樹當中，有許多人的脚印兒，和馬的蹄印兒。韋宜指着徑兒當中，挨近樟樹的一塊地方，講是拾得着刀子的地方，克武便用石子記號着，將石子充作標準，向四面測度了一番，便向榆樹和橡樹的當兒走出，瞧着地道：「這塊兒脚印太複雜，我可單要尋出阿泰的來。」韋宜道：「誰人也知道阿泰是在這塊兒，尋他的脚印，有什麼用處呢？」克武沒理他，仍在榆樹和橡樹間仔細查着，因為別的地方，一毫

沒有脚印。他圍榆樹走着，注視着地說：「你瞧這泥土的地面上，有多麼些尖頭的印象，根據這腳的大小和步子的遠近，可證明這人是很短小的，但這人似乎與案無關；可是我怎生尋不着阿泰的脚印呢？他未必不會走出石子路外嗎？」他仍繼續向那樟樹尋着。

尋到了樟樹了，便止住，手指着地很得意底向韋宜道：「你看，這不是阿泰的脚印嗎？雖不十分明瞭，也儘能够和別的分辨出來，你看這個：再看那個：」韋宜走向前隨着他的手指瞧去，問道：「你瞧出這塊兒有爭鬪的表現嗎？」克武道：「過之，你細瞧這一個阿泰的脚印，顯係踏蓋着一個尖頭的印象，那在沙路邊阿泰的脚印，卻被尖頭的印象踏蓋着；這個尖頭印象的發現，分明在阿泰之先，那個尖頭的印象的發現，分明在阿泰之後。從這可以證明：這着尖頭鞋的人，是和阿泰同時在這塊兒的。」韋宜聽了，便堅決底說：「那末，這着尖頭鞋的人，必是凶手無疑了。」克武曲着腰瞧地道：「或是如此。且待我們

看他往那塊兒去——你瞧，他向榆樹去，——又走過了榆樹——「嘻！這一路脚印，好生齊整，一些兒不像爭鬪時期的脚印，想必是謀殺事了之後，纔有的吧！你瞧，脚印又到路外樹後邊去了，你像是什麼緣故？」韋宜思索了一會，答道：「想必是那當兒有人到這邊來了。」克武微笑着道：「正是。可是幹謀殺的勾當，總須花點工夫，何以阿泰到這裏剛九分鐘，便給人殺掉了呢？」脚印又到這樹後邊來了，——且慢，這塊兒倒有點古怪。」他到了那大橡樹後邊了，瞧着根旁的泥土，自言自語底道：這一雙脚印，和以前的趨向不同，脚尖對着樹，並且特別印着深些。」說了，便向樹的上下觀望。

他仔細瞧橡樹的身幹，仔細注意去地三英尺的一個樹瘤，那上面現一個新的破口，枝兒被刮落在地上。踏着瘤兒，爬上樹去，一眼向樹頂分叉的地方瞧去，便很歡喜的呼着：「有端倪了！」他在樹頂招着韋宜，他上去了，隨克武的眼光線瞧去，見頂上渦兒裏有一個深紅放亮的手

掌印，再瞧伸過徑兒的大枝上，也印着紅亮的手掌印，——只指頭，都開張着。克武做勢往前傾下道：「我的手掌，可很難放下像這血手印這般低，可見這人很短。姓戴的不是缺一個指頭麼？這卻是十個排着齊齊整整，顯見不是姓戴的。」韋宜道：「照你講，這手印是凶手留下的，那不是我們昨天偵查的當兒，他還在樹上瞧着我們嗎？那麼，一些獵狗怎地尋不出他呢？」克武道：「這便是此案最重大的——一個關鍵，狗兒們確實沒跟着他的蹤跡。」韋宜煩燥底道：「何以呢？」克武卻指着外邊的路上說：「那不是巡官來了嗎？設他帶得刀來，這悶葫蘆便易得打破了。」

他們下了樹，巡官也走近了，韋宜急急底跑去，要過刀子遞給克武道：「這便是凶刀，是我昨天用巾兒包着的。」克武接了，將刀由巾兒裏拿出，瞧了一下，便還給韋宜，便展開巾兒，兩面細細底瞧了，開了，向巡官說：「你貴姓？」他答道：「和韋稽查同姓。」克武接着說：「韋巡官，刀兒

是什麼時候拾着的？他說：「大約七點一刻鐘。」克武很沉默底說：「七點一刻——離謀殺之後，還沒半點鐘，這巾兒上沒一點血漬和記號，顯見得包刀的時候，刀上的血，已是乾了。秋夜的天氣多麼涼冷，沒乾底這般快的可能，可見刀上的血，在沒拋在地上之先，已是乾的了。」又轉臉向韋宣說：「你的巾兒上是什麼香氣呢？」韋宣詫異着說：「香氣麼？——沒有，從沒用過香水。」後便癡癡地瞞着克武。

克武將手巾飄飄底搖着，巡官開了幾下，說：「香氣或是刀子上的罷。」他又縐着眉說：「這香氣的確是麝香無疑。我們祇要看：還是巾兒染着刀的香，還是刀染着巾兒的香。」克武接着說：「你沒聽韋稽查說他從沒用過香料嗎？我有一個很有趣的理想：你們瞧狗兒們一追便到了姓戴的那塊兒，但是他卻沒一點痕跡可疑的地方，事情便有點不對路；刀子又事先已塗着血，更加着香氣，這裏面的機秘和暗算，真不可忽略一點。這凶手定熟習郭

先生的獵狗，便打主意利用他們，刀子上的香氣，便是他釣餌他們的東西。我猜想他一路還用過什麼事件在地上塗着氣味哩。」韋宣不信底說：「他自身帶着刀，未必不沾着氣味麼？」克武答道：「果然，這人決不是呆子，刀子或者是預先擱在這裏一個祕藏地方，以後或是用樹枝打落在地上的。我們就假定他沒親近刀子。」韋宣指着橡樹說：「是擱在這樹上面的吧？」克武道：「決不是，刀子設是擱在那裏，他豈肯又躲在那裏，不怕狗子尋出他麼？我想總是在刀子落地的地方接近咧。」

克武走到了拾得刀子的地方——原已用石子記號着，四面一瞧，說道：「這塊兒要以那樟樹為最近，他上面平頂的渦兒，對藏匿的事也極合宜，又矮，於凶手又便當，待我上去瞧瞧，請你曲做一梯子。」說着，拉了巡官向那樟樹走去，到了，巡官便蹲下去，克武踏上他的肩頭，向樹心裏望着，後便爬進那渦兒裏去了。他出來了，手裏拿着一對鐵鉗和一個漆了的木盒，他將

鐵鉗遞給章宣，木盒卻自己慎重的拿着。下了地來，對二章說：「這凶手真是細心，鐵鉗不是用着夾刀的麼？木盒

不是用着盛刀的麼？難怪他身上沒染一點兒氣味哪！」

巡官接着說：「那麼，木盒裏面必有麝香氣味。」克武說：

「自然啊！可是在開盒兒之先，我還要有點兒事。」說着，

便由懷裏拿出一個小盒子，慢慢地倒出極精細的黃色

的粉在木盒的蓋上面，漸漸底撒滿了。便又吹去撒出的

粉，盒蓋黑的底兒上面，現出許多指頭印來，有一邊雖是

克武自己的，可是其餘的全是凶手的。二章瞧着，歡喜底

了不得。克武道：「這大都是他右手的指印，待我們看看

左手的。」便又撒滿着粉在盒兒的四邊，上面也現出許

多手指印來。他很快活底將木盒仔細底打開，裏面衝出

一股麝香氣來，克武便又仔細底關了，移開步子說：「夠

了，別的事到你們局裏去再講，在那兒可將這些手指印

用照相機照下，設他是個老罪犯，我們有了這照片，何愁

尋不出他的真姓名。」章宣問：「好，你想見見姓戴的麼？」

「克武答道：「我想瞧瞧那豬皮袋子，那必是案中另一方面

的關鍵。」

到了警察裏面，章宣由保險箱裏取出那豬皮袋兒，遞給

克武，克武接着，聞了聞，覺裏面有極大的麝香氣味，還給

他，架妥自己的照相機，將木盒上邊的手指印照下了幾

張，便告辭各自回家去了。

章宣將譚克武照的照片，分寄到各處警察局去了。一個

星期之後，山東青州警察局來了一個報告，講照片上的

手指印，和他局裏一個逃犯裴少良的指印兒一般無二，

並且寄來兩張他的像片——一張側面的一張正面的——

和行爲的記錄。這些東西，便令章宣知道在獅嶺住了兩

年的裴安白，便是殺人的裴少良。他差人去捉拿裴安白，

他却已不在家裏了。別的地方，也沒他的影兒，獅嶺的人，

也沒一個知道他的下落。

涵芬樓秘笈

古書善本。寢銷淪亡。此自不可逃之理。惟賴好事之家。鄭重翻印。繼續流通。本館深體此旨。爰出涵芬樓所蓄秘籍。世無傳本者。校正印行。紙墨裝潢。力求精善。使愛古者不至薄今。垂絕者賴以續命。念千狐之腋。非俄頃所能成。因仿知不足齋叢書之例。刊成八本。區為一集。歲行月布。以副海內先觀為快之心。現已出至第十集。書名列下。

第一集		第二集		第三集		第四集	
忠傳	續墨客揮犀	消夏開記	蓬齋類記	西蜀老人	孫氏書畫	松下雜錄	彭氏見聞錄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第五集		第六集		第七集		第八集	
明紀本末	存復齋集	扶風縣志	海濱外集	唐石經考異	同治雜記	冥報記	西山日記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第九集		第十集		第十一集		第十二集	
山房集	西溪雜記	鼓樓稿	書經補遺	雪庵字要	豐甯書錄	大和正音補	南園詩錄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第十三集		第十四集		第十五集		第十六集	
道餘錄	几上語	存復齋集	漢泉漫稿	所安遺集	進早書目	金因集	書經集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定價

紙張	第一集	第二集至第十集	每集
連史	三元	二元	一元半
毛邊	二元半	二元	一元

已出十集
每集八冊
餘俟續出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業 餘 的 好 伴 侶

▼要知最近的學說潮流，政治趨向，和教育設施，請看下列雜誌：

▼下列各種，都是研究專門學科的雜誌，你所研究的，是那一種？

▼學生們，婦女們，少年們，兒童們，特別供給你們的雜誌，在這裏：

東方雜誌 每册二角
 半年十二册二元 全年廿四册四元
太平洋 每册二角
 半年五册九角 全年十册一元七角
民鐸雜誌 每册二角
 半年五册九角 全年十册一元七角

史地學報 每册三角
 全年八册二元一角
社會學雜誌 每册三角
 全年六册一元六角
學藝雜誌 每册二角
 半年五册九角 全年十册一元七角
科學雜誌 每册二角半
 半年六册一元三角半 全年十二册二元五角
數理化雜誌 每册三角
 全年二册六角
博物學雜誌 每册三角半
 全年四册一元二角

中等教育 每册二角五分
 全年五册一元二角五分

初等教育 每册二角
 全年四册一元

教育雜誌 每册角半
 半年六册八角 全年十二册二元五角
新教育 每册二角
 半年六册一元五角 全年十二册三元
革新雜誌 每册三角
 全年六册一元六角

小說月報 每册二角
 半年六册一元五角 全年十二册二元
小說世界 每册一角
 一卷十三册一元二角 半年廿六册二元二角 全年五十二册四元
英文雜誌 每册二角
 半年六册一元五角 全年十二册二元
英語週刊 每册五分
 半年廿六册一元一角 全年五十二册二元
農學雜誌 每册三角
 全年八册二元二角
體育季刊 每册三角
 全年四册一元五分

學生雜誌 每册角半
 半年六册八角 全年十二册一元五角
少年雜誌 每册一角
 半年六册五角三分 全年十二册一元

婦女雜誌 每册二角

半年六册一元五角 全年十二册二元五角

兒童世界 每册六分
 一卷十三册七角 半年廿六册一元三角半 全年五十二册二元五角
兒童畫報 每册八分
 半年十二册一元 全年廿四册二元



雪夜

秀峯

一片一片的雪，給地球被了潔白的衣裳；月光映射，彷彿烏拉山中的白金。一個琵琶形的湖，湖水漣漪，給風吹得鄰鄰地響。湖的東岸，是座幽雅的小園；園裏花木蕭條，只有幾棵冬夏長青的老松樹，附着雪的枝葉，被風吹動，雪花便紛紛亂飛。園東是一間書室，玻璃窗內，露出搖擺無定，淡黃色的燈光，一個四十餘歲面皮皺縮的人——沈信，——兩手捧了頭，似睡非睡地靠桌坐着。

他看了霏霏的雪，使潛沈在意識中的舊影，重復映現。這是二十年前冬天晚上的事：

疾暴的風，把枝葉分離了，黃綠的麥苗，受了風的逼迫，不住的搖擺。幾十個白帳篷，安置在屋舍鱗比的鄉野中，

村庄上的居人，知道災禍將臨，都扶老攜幼到鄰近——比較安靖的地方，避難。雖夕陽西下，沒會有半縷炊烟。

離帳幕一里多路，是一所很古很古的廟，廟裏的和尙，拋了他最畏敬而靠牠度生的泥塑木雕的偶像逃走了。寂寂寞寞的，沒有一些聲響，只有飛翔天空的烏鴉，要栖宿在這廟裏和廟同年的老銀杏樹上，因為沈信弟兄倆立在那裏，烏鴉不敢栖宿，只啞啞地叫，衝破這沉寂野景。沈信和他的哥哥沈威，立在那古老的銀杏樹下，沈信看着天際的飛鴉，「老鴉呵，我羨慕你自由自在的，沒有一些羈束，我們真不如你！」沈威瞟他一眼，淡淡的說：「什麼話？」

沈信像沒有聽見，「唉！這幾天死的人，恐怕有二千多了。今年戰了，明年再戰，勝的干涉國政，添招兵馬，收羅心腹，擴充他的地盤。戰敗的，把收割着人民的金錢，娶幾個小老婆，消化這些造孽錢，享他的清福。敗也好，勝也好，他自己沒有大關係的……這次戰爭，爲了什麼理由，可是我們不得而知了！對於國家沒有絲毫利益，我們人民却受了很大的痛苦！這些無辜的同胞，給少數爭權奪利害國殃民同室操戈的魔鬼，——軍閥，做犧牲品！唉，誰無父母？誰無妻子？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啞咳！……」他滔滔的說，瀉盡他鬱積心中要說沒有說的機會的話。沈威却靜悄悄地聽着。

A, B, 兩軍閥，爲了他們各人自己的同黨的人的挑撥。B軍閥的主軍，想把A軍閥推翻，決定和他們開戰，軍隊已運到了。這田野中的白帳幕，便是B軍的中路。沈威是B軍隊裏的旅長，沈信是營長，他們弟兄倆同是服務在B軍隊。兩天前他們兩軍已經開火了，B軍中路小勝，兩

翼却完全失敗，不過支持幾天罷了。昨天夜間，B軍中路抄襲A軍的中路，給A軍伏兵圍擊，B軍大敗，死了一千餘人。沈信的衛兵，都給他們擊死，他却逃走了。B軍主將，已回本部調遣援兵去了；兩面暫停戰爭。他們倆乘了這機會，到這靜寂無人的野廟裏會見。

「哥哥，說陸志道死了？」沈信發出重濁的聲音，急急要他答覆。

「是的，死了！」沈威說：

「他們說給李富擊死的，李富是他的表兄，一定是誤擊了他。咳！他家裏祇有一位母親和妻子，娶了不過一年，生一個女孩子。現在他却死了，叫他老弱的母親，和年紀很小的妻女，怎樣維持下去呢！他家裏也不算窮苦，誰叫他做這慘酷無道的兵呢……」沈信很悲切的說着，滴下幾點同情淚。

「我們是怎樣當兵的？」

「哦，他也和我們一樣的麼？」沈威默不作聲，點點頭。

表示「是的」

「咳，我們弟兄倆在家安居樂業，耕耕田，奉養着父母，誰知這朱魔鬼——B軍主將——這句話還沒有說完，沈威連忙說：『喂，弟弟！你說話要謹慎些，不要取禍，給人聽到，告訴了他，我們怎麼好呢？』」

「哦，那時朱大人要添操兵馬，一時沒有滿額。一天，經過我們村上。把你，我，李富……許多年富力強的青年，逼着當兵。願的罷了，不願的鎗斃！如今有些死了，有些給……他……鎗……斃……了！陸志道和我們同一境遇！呵哥哥，你和他同一的運命，今天兩人在這裏會面，明天或是死了；前途怎樣，我們彷彿一羣的瞎子；推測着雲外的明月……假如我們和他一樣，我們的父母妻子，怎樣的悲傷呢！」

沈威也覺着傷心，却怕增加了他的悲愁，強自抑制着。『弟弟，你不要過度愁思。我相信上帝一定保護我們，如他園裏的小綿羊一般，不使我們有什麼危險事情發生。

隔幾天救兵到了把敵兵擊敗，我們高奏凱旋，那時我們謀退戶罷。」

「哼，凱旋歌是我們生命的代價！」沈信這樣說：

「他們是樹，我們是果，吃了他的糧餉，要忠於他的。」

「樹何恩於果，不過藉了果做牠名譽的犧牲物。這果子的，好，人們不稱讚牠；而稱讚這樹的好呵！」

「哦，弟弟！事到如此，隨你怎樣痛傷也沒有什麼效力了，我們任天由命罷！」沈威安慰他。

軍營裏發出淒慘的號聲，他們倆握了握手，各自說一聲。『保重身體！』出了廟門，回他們本營去了。

救援的兵，還沒有到，B軍的形勢，一天不如一天了。

死灰色的天空，使人生不快之感，呼呼的刺人肌膚的寒風，吹得人們顫抖。一片一片晶明潔白的雪，在空中亂飛亂舞。營幕前輪着無數屍身——斷頭折脛的，哀呼慘號。那汨汨的河中，却是鮮紅的血的沸騰。機關鎗，快鎗，大炮，一切軍裝用品，馬，都狼藉在野田裏。薄薄的雪，蓋在上

面。原來昨天夜間給A軍攻擊，B軍因為沒有人指揮，全軍給他們殲滅。沈信見勢不好，也顧不得沈威和嚴冷的雪，悄悄的逃走了。戰壕內的兵士，一個一個從屍身上越過，向前追趕，B軍只管向前逃避；砰砰……的鎗聲，在後面不住的施放，有的給流彈射死的，有些餓斃的，沿路滿是死屍。

夜幕把一切都消滅調和於空虛混沌之中，暗了，昏黑了，逃兵漸漸少了，終於是沒有人了。只沈信不住的向前走着，心裏很是記念哥哥。他正在荒僻的鄉野，彳亍前進。驀聽到喊：「營長！營長！」的聲響。他驚怯的意志，暫時寧靜，原來是沈威的衛兵在後面叫喊。

「你知道我的哥哥麼？」沈信急切底要他回答，靠近衛兵。

衛兵呼了一陣氣說：「大……大……人……給……流……彈……死……了！」沈信不待他說完，便噤嚙大哭說：「咳！哥哥，你死了麼？你拋了我一個人，悄悄的到樂

國裏去，你未免太忍心了！哥哥，你說，「戰爭即是和平……軍人的天責維持和平的現實……」咳！戰爭是破壞和平的魔鬼，我們拋棄美滿慈愛的家庭，陷在這暗無天日悲慘恐怖冷酷的世界裏！咳，戰爭的魔鬼呵！我們神聖的軍人的靈魂，都給你污蔑了……」

「哥哥的遺屍在什麼地方？」沈信含淚的問。

「團長的屍身，在我的家裏。我原是要到府上來報信的。恰巧遇到營長。」衛兵回答他。

「那麼你要回去了。」

「是的，營長！我們受上帝的特別愛護，沒有給敵人擊死，如今我們不如退步在家裏度和平的生活罷！」衛兵這樣說。

「哦，你是上帝保佑你的。不過我的哥哥，給魔鬼做了犧牲品，我到了家裏，就來取哥哥的遺屍。」

* * * * *
蔚藍的天空，浮游着片片的羽雲，隱隱的青山，安置着

古代遺傳的建築品，日光反射映成七色金光，在空中蕩動。半圮的古塔，鈴聲鏗鏘……的響。沈信走了六天，將近故鄉了，漸漸的看出村庄，樹木，自己的房屋，父母妻子見他回家。很歡喜的出來迎接他。母親把他乾枯的手指，撫着他的臂膀，淚珠兒滴到頸部，說：「兒啊！你可回來了，這幾年險些兒把我想死，把我嚇死！」父親也不如從前的那樣嚴厲了，却老了許多，和和靄靄地向他笑着。妻子歡喜的說不出一句話，牽住他的衣角，流出快樂的淚珠。嫂嫂和侄兒問他怎麼他——沈威沒有回家。他的父母，給

這句話喚醒了。連忙問：

「威兒怎麼沒有回家呢？」他悲哀的心緒，從快樂之泉中。給這句話勾入苦味之池裏。

「唉！哥哥已是死了，他的屍身現在他的衛兵家裏！」父母和侄嫂，聽到這惡耗，倒在地上大聲痛哭，他也沒有半句慰安的話，跟着他們下淚。

這些印象，深印在他潔白的心幕之上，雖已隔了二十年的久遠，他永不漫滅；永久記憶着。看到今夜的白雪，聯想到二十年前已往的痛事！

(完)

大前門
香烟



確用上等佛及尼埃
烟葉製成氣味芳香
每包十枝每聽五十
枝攜帶便利各處烟
紙店均有出售

英商駐
華英美烟公司總理
有限公司



野 人 記

(續前)

(原名 Tarzan of the Apes by E. R. Burroughs) 胡憲生

第二十章 情語

卻說琴痕給太山搶去後，一路的用力想掙脫身子，只是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琴痕在力逾獅虎的太山手裏要想掙脫，自比登天還難。掙了半天沒用，便索性不動，微啟星眸，偷瞧太山的臉。暗詫怎麼如此雄糾糾的野人，那面容卻生得如此美秀，聰明正直，爛漫天真，既沒有下里巴人那種粗獷的樣子，也沒有膏粱執袴那種飛揚的態度，且是笑容滿面，和藹可親，比着方纔鬪人猿時殺氣騰騰的氣概迥若兩人。心頭便不由得生出一種說不出的感覺來。有時太山對他低頭微笑時，他就閉着眼睛不看。太山一抬頭，便又張眼瞧他的臉。後來太山上樹飛一般的向前走，琴痕心裏也一毫沒有怕懼，只覺得在這人手裏便是搭了梯子上天也安如泰山的。起先琴痕還心中未免懷着鬼胎，不知道這人要把他抱到那裏去，抱去又做什麼。後來見了太山一片天真的容貌，覺得那樣的個像決不會害人，便放着心躺在他手裏不動，看他到那裏去。

琴痕心頭想這樣想那樣的時候，太山心裏也正在盤算怎樣處置的法子。都谷爲什麼不殺琴痕，太山也懂得。照着人猿的公例，妻妾是用強力，但人是人，猿是猿，猿類中宜爾室家的規矩太山固是知道，人類中卻是怎樣的呢。太山輾轉沒法，便想問問琴痕。只是一則問他也不懂，再則看琴痕再三的要掙脫身子，明明是不願意，便懂了也沒用，想了一會還是想不出法子來。那時太陽已將下山，太山也已到了曩日人猿聚族而居的地方，便下了樹把琴痕放在草地上坐着，自己重行上了樹，轉瞬已是不見蹤影。琴痕有太山傍着身，心裏是一些不怕的，見他走了，不禁嚇將起來。心想難道他就此去了



動不裏手他在躺心着放便貌容的真天片一山大了見來後

二
不管麼。四面一望，那陰森森的葛藤裏都像伏着野獸，一閃眼就要跳出來似的。越怕越想，越想越怕，幾乎盼望那野獸快些出來了，結了他完事，免得受這精神上的痛苦。好容易過了幾分鐘，太山懷裏抱着許多鮮紅的熟菓回來了。琴痕只道他已一去不歸，忽然看見了，快活得幾乎昏倒過去。太山急忙一手托住了，一手撫着他頭髮安慰他，像幼時卡拉撫慰自己一般。琴痕閉着雙眼，一動也不動，心頭卻似小鹿般亂撞，存着一種揣摩不出的感想。自己疑心道，咦，怪了，一個素不相識的野人，怎能弄得我心裏顛顛倒倒，見了他就快活，不見了就想我。琴痕琴痕，難道你已於無形中墜入情網了嗎。

琴痕半天沒吃東西，這時已是飢腸轆轆，便一笑把太山推開，坐在地上吃那果子，又招呼太山坐下同吃。剝不開的果子太山替他切開了遞給他。兩人一聲不響，對坐着吃了一會。吃完了，琴痕笑說道：「可惜你不能講英文。」太山搖搖頭還他一笑。琴痕又用法文試試他，也是不懂。再用德文試一試，更是不懂。琴痕德文本不高明，講了幾句，佶屈敖牙，自己都不懂起來，因笑道：「我這德文德國人聽了都不懂的，不怪你了。」太山雖是不懂他的話，見他面有笑容，也以一笑容報之。琴痕見他笑了，也不再笑了一笑。兩人對笑了一會，太山立起身來，先做個手勢叫他不要怕，然後縱身一躍又回到樹中去。琴痕果然懂。



便一笑把太山推開坐在地上吃那果子

得他的意思，心裏並不慌張，只是盼望他早些回來。不到一兩分鐘，太山果回來了，手裏還抱着許多長長短短的樹枝，拿來丟在地下。接着又出去了幾次，帶回許多軟草。太山見拿來的東西够了，便把軟草厚厚的舖在地上，把樹枝搭成一個叉形的小屋，屋上再舖些象耳草遮住了漏洞。不到兩刻工夫，屋子已是完工，太山便在琴痕對面坐下，用手勢談話。琴痕看了太山胸前懸着的鑲鑽金鎖，本已疑心了許久，至此便指指那東西叫他褪下來。太山知道他的意思，便把金鎖褪了下來，遞在他手裏。琴痕細細一看，見那鑽石精光奪目，確是希世之珍，鑲得也非常巧妙，只是那式子還是好多

年前的。琴痕賞鑒了一會，把機關輕輕一撥，那鎖便分做兩半個開開來。一看，見裏面放着兩個小照相，一個是二十上下的美貌女子，一個是和太山一模一樣的少年，只有神情略略不同。正看時，太山忽伸手把金鎖搶了去，對着裏邊兩個照相看了又看，臉上滿露着驚奇之色。琴痕心想這鎖怪了，那裏來的，明明是人家少年夫婦的紀念品，怎得到這野人頸裏去。更奇怪的，這照相上的人，從面龐看來，明明和這野人有關係的，不是他的父，便是他的兄，而瞧野人驚奇的



裏手他在遞來下了認鎖金把個思意的他道知山太

四

樣子，又像是從沒見過這兩張照相，真是怪事。太山看了幾分鐘，忽從箭袋裏裏挖出一件層層包裹的東西。把包裹去了，原來裏面又是一張照相，約四五寸大小。他把大小兩張照相都給琴痕看，琴痕一看，見這兩張相明是一個人照的，更是莫明其妙。看看太山，也是一臉的驚奇，嘴唇上下的動，像要問他什麼。琴痕指指照相，又指指太山，像是告訴他這兩張的從琴痕手中搶來，一層層的包好了，珍如拱璧的放在

箭袋裏。

琴痕又把那金鎖反覆的瞧了一會，只是想不出怎樣到這野人手裏去的。再一想，哦，是了，怎麼這一點兒都想不到，這金鎖不明明是二十來年前死在那小屋裏的灰石爵士的嗎？這兩張小照不明明是他們夫婦二人嗎？這野人不過是在屋裏偶爾尋到了這東西，拿來掛在身上就是了，有什麼難懂。至於照相何以同這野人那麼像，琴痕局外人自然不會懂得。他只知道面貌偶爾相似也是天下常有的事，那裏想得到這野人竟是英倫一個小爵士呢。琴痕正是瞧得出神，一抬頭見太山坐在一傍對着自己看，只道是太山要他還那金鎖，便雙手奉上，不料太山拿了並不自己掛上，反替琴痕圈在頸裏，微笑做個手勢，道是送給他的。琴痕懂他意思，那裏肯受，搖搖頭要去用手褪下來。太山知道他不肯受，微微一笑，把他兩隻羊脂般的手捏住了，不許他動。琴痕曉得辭不掉，只得受了，鞠個躬以表謝意，又把那金鎖放在唇邊親了一親。太山雖

不懂他意思，卻也猜到是謝意的表示，便立起來還了一個禮，把那鎖也親了一親。那一種爾雅溫文雍容華貴的態度，足徵他雖生長蠻邦，一生一世與鹿豕爲羣，那遺傳的天性是不能泯滅的。

光陰迅速，轉瞬已是黃昏，兩人肚子都有些餓了，便把地下堆着的果子飽餐了一頓。食畢，太山立起來，拉着琴痕的手領他到那樹枝紮成的三叉屋邊，指指草門叫他進去。琴痕半天不覺得驚慌，這時忽嚇得抖起來，把太山的手推開，身子往後直縮。太山經琴痕半日的陶鎔，氣質已變化了一大半，雖不能稱他爲知書識禮的文人，卻已迥不是夾着人猿氣息的野人，他一心一意只要討琴痕的歡喜，見他嚇的那種樣子，便把身畔的刀解下，拿刀柄遞給他，指指門再叫他進去。琴痕懂他意思，便拿了刀走進去，太山也一橫身就在門口躺下，不一會呼呼的睡着了。一夜無話。次早琴痕一覺醒來，睡眼惺忪，見那草舖的床，枝葉編的屋，有些不明白，細細一想，方想起昨天的事，不

由的暗暗自慶，雖担了些小風波，卻還是清清白白的女兒身，這野人的品格，真是千萬人中的一人了。從此琴痕對於太山的情便更深了一層。

琴痕掠一掠鬢髮，走出去一瞧，見太山已不在那裏，知他不久便回，心裏也一毫不慌，左右是閒着沒事，便立在門口等他，心中把昨天的事一樣樣的想過一遍。想到那幾個人現在不知怎樣的焦急，老父不知



便把身畔的解刀，拿下，拿刀遞給他，指指門，再叫他進去。

怎樣的懸念，便不禁秘密起來。又想到那野人怎樣的英雄，怎樣的體貼，不由的又快活起來。只是他把我留在這裏，究竟預備怎樣呢？送我回去呢，還是永遠留我在這裏呢？送我回去，固然是好，萬一他決意留我在這裏，又怎樣呢？不是要一生一世沒得見人面了嗎？既而一想，同這麼一個人，一生厮伴着，不懼虎狼之侵，不虞飢寒之迫，飢餐甘果，渴飲清泉，徜徉山水之間，

優遊林泉之下，有什麼不快活。怪了，難道我真個不回去不要緊嗎。處了這種地位，論理該是急還來不及，怎麼我反是悠焉游焉，全不放在心上，好像天塌下來有他承當

的迎前去，心頭只是勃勃的跳，說不出的一種甜蜜快樂。早餐後，太山進去取了那把刀子出來，把琴痕輕輕兒一手抱起，縱上了樹。琴痕知道是送他回去，自己也不懂得

呢。正在模模糊糊想入非非的時候，太山摘了許多果子回來了。太山見琴痕已是起來，便笑着盈盈的捧着果子走前來，琴痕也笑盈盈



去己自他叫子屋小那指指草豐邊林開撥手一

爲什麼心裏忽然一陣難過，像和一個極親愛的人將生離死別一般。太山也像有些不願意離別，故意的慢慢兒繞道而行。好幾次，太

山明明的並不疲倦，卻故意下來休息一會。亭午時，又在一個小湖邊坐了一點鐘，喝些水，喫些果子，直到日落西山方走完了林子。太山到了此地，便不再望前走，下了樹把琴痕放下，一手撥開林邊豐草，指那小屋子叫他自己去。琴痕想拉他同去見見老父，太山野性未馴，到底還有些不敢，搖搖頭不肯去。琴痕見他不肯走，不忍見他一個人再回到那種林子裏，便也立住不走，抬起頭看了他。兩人相對着脈



來起笑聲出得由不着躺僵僵直他見看一近走

脈無言。好一會，一陣隆隆槍聲把他們驚醒了。太山指着海邊，叫他快去。琴痕知他心已決定無可挽回，只得灑淚走了。瀕行時，琴痕也不管他懂不懂，湊着他耳朵低低說道，我的人，你回來回來，我總等你就是。

琴痕低頭向小屋行時，菲蘭度和馬利正在門口。那時天已將黑，菲蘭度又是近視眼，見遠遠的一隻東西走將來，嚇得他直聲叫道，馬利馬利快進去，一隻母獅來了。馬利的胆本是

小的，聽他那麼一說，也不看看清楚來者是否母獅，急忙跳進去，把門關上，拿菲蘭度關在外面。菲先生急極了，把門亂打亂抓，喊道，馬利開門，那畜生已咬下我腿來了。馬利聽得抓門聲，只道是母獅要想進來，嚇得他照例的昏了過去。菲先生別轉頭一看，見那東西已愈走愈近，門又打不開，喊道，今番我老非性命休矣，縱身一躍，拉住了屋簷想爬上去。只是那屋簷是茅草做的，那裏搭得住，一聲響非先生帶着幾根草跌了下來。還虧他人急智生，到這種生死只差一線的時候，居然還想得到生物學裏會說，過遇了獅子只要裝死這兩句話，便閉着眼挺着腿直着

身，朝天躺在地下，一動也不動。琴痕在後面看他猴子般跳上跳下，已是發笑，走近一看，見他直僵僵躺着，不由得出聲笑起來。這一笑，菲先生也活了，偷眼一瞧，見身傍立着個琴痕，便索性大活而特活起來，跳起身擦一擦眼叫道，琴痕卜德，卜德琴痕，你回來了嗎，你幾時來的，你這一時在那裏，你怎樣回來的，你琴痕笑道，我只有張嘴，一時那裏答得了那麼許多。菲蘭度也笑道，卜小姐，我見你回來，實在快活極了。老昏了頭，不知講些什麼。來來來，你把經過的事從頭至尾講給我老非聽聽。

(未完)

▲本函授部分設

甲國文商業科
乙英文商業科
丙簿記專修科

中國商業大學附設函授部免費招生

有志向學者不論遠近函索章程即寄

▲校址

上海英租界北泥城橋堍
楊公炎 校長

4128



▲扇面影印名人書畫

▲扇骨均經名工雕琢

本館以多年製扇之經驗力圖改進每年出品精益求精茲將本年所出種數及價目略列於下愛用者尚祈早購

摺扇

五彩石印二十七種

一角八分至九角八分

珂羅版印六十二種

四角至二元九角八分

女扇

彩色石印三種

六角一分至九角八分

統扇

彩色石印二種

三角七分及六角九分

另印價單承索即寄



畫意

厲南溪

前閱胡寄塵君一篇「詩意」(參閱本刊第一卷第十

桃花隄，楊柳岸，雨後斜陽。

三期)頗有感動人的地方。我從前都喜歡作叶韻詩，並不會做白話詩；閒着沒事，又好塗幾筆水彩畫。近來腦影

湖邊古塔，水中塔影。

當中，得着的「詩意」和「畫意」真着實不少咧！吟也吟不窮，畫也畫不盡；難得被胡君這麼一提，那我這篇「畫意」

有人說：「古塔在水裏生根了！」

便觸機做成了。拉雜寫來，內有人物，風景，花鳥作畫題；有

一盆花葉映帶的荷包牡丹；

春夏秋冬四季，雨晴風雪變遷作畫體；不過大塊的文章，

那一串串粉紅色的荷包兒，活像是那女郎手提錢袋

自然的妙趣，自媿還不會完全捉住；或者是我的聰明不

不過這種「自然」的手藝，領略得最真切的，

便要推那飛來參觀的幾只蜜蜂兒，一雙蝴蝶兒。

一九三三，四，二十九，寄自北京。

(一)

(四)

籐架中，有一男一女並坐在青苔石上。

架上識趣的紫藤花，掛得很低密；
所以只露出了他們倆的下半截。

(五)

母親倚在牀上觀書；

兒子登在她的懷裏喫奶。

(六)

一個啣着煙斗披着短襖兒的村夫；
他領帶了十來隻駱駝從河邊經過。

水中駝影，我還猜是一抹鬪鬚起伏的赭石山哩！

(七)

村童跳下黃牛背，脫去紅衫撲蝶兒。

(八)

幾株二三百年前的老柏樹，曲臂彎肱，醜態百出。

恰巧下面立着一位艷妝女郎；

風吹樹動，便像都要攘臂來擁抱她咧！

(九)

紫禁城的城樓，那窗櫺的顏色剝落得和城磚差不多
的黯淡了；

但是那屋瓦和一個葫蘆式的金頂兒，依舊被日光映
射得像黃金般的鮮明；

再襯上幾株綠油油的疎柳；

倒映在御溝當中，漾來漾去，更覺十分活潑。

(十)

岸旁一顆放花的桃樹；

射在池水裏面的影子依舊是紅桃；

射在粉牆上的影子，到像是畫的一幅墨桃。

(未完)





寓言 使人們永隔的河

慧心

最古最古的時候，恐怕地球的造成，也還沒有多久呢。神就爲地球生了兩個人。他們倆一個叫做以我；一個叫做以他。

那時的地球，多麼美麗而且有趣啊！真不像現在這般的醜醜，離奇，猙獰可怕呢！高大的蒼翠的樹，滿地都有。碧綠的葉子，好像現在的船一般大。地面沒有高山；也沒有大水；只有一條小小的清淨明亮像水晶般的河；這是神賜給人們飲水的。羽毛美麗的鳥，做了人們的姊妹，時常唱着好聽的歌；有時負着人們到天空裏遊行。忠心勇敢的獸，做了人們的兄弟，時常做着各種的跳舞；有時伴着人們，到各處遊玩。花是永遠不謝的；永遠放出香甜的

氣味，來薰醉人們。天地是沒有晝夜的。人們也永遠不覺得疲倦。也永遠沒有疾病。魔鬼雖然利害，也不能把疾病的苗，種在人們的像鐵一般的堅強的身體裏。人們，以我和以他，親愛，融合得像一個人一般。他們的心是明白透澈像水晶一般的。他們不用隱瞞；不用欺騙；他們永遠沒有齟齬的時候。這是神的意旨呢。神毫無私心的把全地球的一切都給了人們，人們又何敢反各存着私心呢。

這樣的過了許多時候，地球上永遠是這樣的美麗，有趣，充滿着活潑之氣。但是神，近來却時時現着慘苦的笑，似乎得着什麼關於地球的不祥的朕兆似的。他常常自己向自己道：「這恐是人類命運所註定而不能挽回

的罷！

有一個時候，以我和他，騎着駝鳥姊從天空裏遊行回來，駝鳥放下了他們倆，抖擻着雙翅，笑嘻嘻的問道：

「飛行得快活麼？」

「快活極了！」以我說！「但是我尤其歡喜看那地面上的像青蔥一般的樹林。」

「但是我歡喜看那活潑潑的獸兄弟們在地上跳躍。」以他回答說。但是魔鬼已在他的身旁了。在他的耳邊說：「你說的是對的：樹林雖也好玩，但究竟怎及獸兄弟們的活潑可愛呢！」

「獸兄弟們我總覺太粗莽些。」以我說：魔鬼却又在他的耳邊輕輕地說道：「對呀！獸兄弟們的粗莽是很可厭的。」

「不！獸兄弟們常常伴着我们遊玩；他們的功勞是不可沒的。」

「我不是說獸兄弟們於我們沒有幫助呀！但是我

總覺得他們的粗手粗腳的可厭。」

魔鬼瞧着暗暗地好笑，他在心裏譏笑着神道：「神小子，你不要儘糊塗，你儘把人們像寶貝一般的愛護看吧！這兩個小東西，遲早終在我的手裏呢！」魔鬼只是不停地忙着預備他那破壞神所造的世界的計畫。

自從魔鬼的挑撥以後，以我和他倆已不像從前那樣的親熱了。他們各人都已認識了我和人的分別。我自有人自有人，永遠不能併合爲一。而以我歡喜樹林；以他歡喜獸兄弟們，兩顆心也是愈離愈遠，永遠不能相調和相識解的了。

那神所賜給人們的清淨明亮像水晶般的河，河的東是蒼翠的樹林所在；河的西是活潑的獸兄弟們所在。當兩個人在河岸遊玩的時候，以我只顧向河東瞻望，以他只顧向西瞻望了。

有一個時候，魔鬼認爲活動的時候到了。他走到以我和他的地方。以我和他正在河岸上遊玩。他走近

他們的面前，帶着笑臉喊道：『看啊！河東的樹林是何等蒼翠好看啊！』

『對啊！我早已說過樹林是最美麗的東西！』以我果然擡頭向河東看着。

『但是河西的獸兄弟們又是何等活潑可愛啊！』魔鬼又喊着說。

『對啊！我早已認定獸兄弟們是最可愛的東西！』以他也擡着頭向河西望着。

『那末你往河西親近你的獸兄弟們，我往河東親近我的樹林，好不好呢？』以我猝然的說。

『好極了！這是最自由的，各不相礙的法子！』魔鬼拍着手的稱讚着。

『很好。我們暫時分別，不久也就可以重住在一處。』以他說：

『對啊！不久就可以重住一起的！』魔鬼又笑着說。

於是魔鬼很起勁的替他們辦分居的事。以我和以

他這時雖然也顧念着神的命令——神時常對他們說

『人和人是一體的，分不出什麼是我，什麼是你的。』——但是他們總覺得他們的心已都是生刺刺的不能合起來了。他們也就聽憑魔鬼去佈置。

魔鬼裝出很能幹的樣子的佈置着。他祕密地叫來了一班他的手，吩咐說：『一等到這兩個小東西，一個渡到河東，一個渡到河西以後，你們便立刻把這河開掘起來，要掘得極深極闊，務使這河東的人，不能到河西；這河西的人，不能到河東。永遠的分離，永遠的遠隔。』

事情都預備好了。魔鬼便把以我送到河的極東，以他送到河的極西。他們的脚，剛從魔鬼的背上下來，踏到地上，魔鬼便隱去了。那『河』頃刻變成汪洋大海，那海潮澎湃的聲音，把兩邊岸上的人們的哭喊的聲音——這或許是人們要求重行攜手呼喊罷——都掩住了。永遠的分離！永遠的遠背！也許愈走愈遠，各走到極端，永遠沒有攜手的日子呢。

何等的深啊！何等的闊啊！使人們永隔的河！

兒童之友

兒童世界

要增進兒童的智慧
並滿足他們精神上
的要求最好買本書
給他們讀其中有詩
歌童話故事 戲
劇小說 圖畫等豐
美極了每星期出版
一冊定價六分預定
全年五十二冊祇收
二元五角

兒童畫報

本書的材料和兒童
世界差不多但統統
用圖畫表出稍微加
些文字初進學校的
孩子看本書最爲合
宜每半月出一冊定
價八分預定全年二
十四冊祇收一元六
角

此外兒童用書如 童話 故事 小說 詩歌 等
共有二百餘種印有「兒童用書目錄」承索即寄

教育玩具

本館歷年所出玩
具共有三百多種
內分建築 交通
軍事 數學 英文
體操 遊戲 音樂
弈棋 文房 故事
人物 動物等門
都含有淺近的學
理足以啓發兒童
的智慧

商務印書館發行



西方釋夢錄

(續前)

蔣木春

烹煮 Cooking

夢中烹煮食物。主事業之失敗。且主夢者之友人將結婚。

苦腦 Affliction

少年夢中如逢苦腦之事。主將結婚。結婚後。其住址將變更至一極快樂之所在。

衣料 Clothes

夢見新時各種衣料。主有不速之客來。倘所夢見者。爲舊衣服。主愛情之失敗。

象棋 Chess

夢中同友人對弈象棋。主與人有爭論之事。如勝則所爭論者勝。敗則所爭者敗。

牛乳餅 Cheese

夢食牛乳餅。主將得厚利。如餅上附着無數小蛆。主作事爲人干涉。

遊戲 Games

夢中作各種遊戲。其兆不一。倘與人爭而勝。則主作主成功。如所弄者。爲易致命之危險遊戲。反主自己將與人結婚。

收拾 Gather

夢中收拾金錢。主地位職業之增進。倘所拾者爲堅果。而非金錢。主身體強健及富厚之兆。

罕有的特價機會

【原價】一元五角

袖珍英漢辭林

【特色】單字及成語共十餘

萬譯義簡明正確

【特色】

(一)通用漢字無不列入

(二)每一漢字旁有注音

(三)每一英譯後有英文

例句并加漢譯

【附註】

此係張在新所編漢英字典

典之最訂正本甫於上月脫稿

訂正 英漢 辭典

原價二元

【原價】一元五角

雙英 解漢

英文成語辭典

【特色】搜羅豐富例句明顯

外來成語亦博採詳註

三種合售特價三元

陽曆七月五日 起八月三十一日止 (特價期)

凡是研究英語的人必須備三種辭典就是 (一)英漢字典 (二)漢英字典 (三)英漢成語辭典這三種辭典無論缺少那一種參考時候就要感覺不便的但是三種都要備齊費錢却也不少而且三種書做成一組其分量程度也須相當纔好本館新舊出版的英漢漢英成語等辭典不下二十餘種現就其中 選出上列三種 分量程度大致相等恰合中學 生及普通研究英語者的需要 發售 特價 以便學者這三種辭典 原價 合計五元 現在合成一組祇 售三元 但拆售仍照原價費銀三元 可得完全無缺的一套研究英語的工具 罕有機會幸勿錯過！

商 務 印 書 館 謹 啟



軍人之覺悟

徐冷波

這天夜裏。不知又要發生什麼戰事了。村落上的居民。男男女女。壯的扶著老的。老的攜著弱的。早已遷去了。只有矮小的一間屋子裏面的一家老小。依舊很安然的住著。這時忽然聽得荒涼慘目的田野裏。陡的起了種鎗砲的聲音。大家臉上都不免變了色。接著又「乒乒乓乓」的一陣亂響。各人少不得益發驚懼。其中小弟弟膽最小了。因為小弟弟從來沒會聽過這種聲音。就是聽見了。也辨別不出是什麼。今年小弟弟約莫已有七八歲光景。大概這時似乎已聽出是戰爭的聲音了。當下因此就現出很惶惶的樣子。走到他母親面前說。「媽。你聽見嗎。這是什麼聲音呀。爸爸怎麼還沒回來呢。」他母親頓時皺起眉

頭。紅著眼皮。嗚咽著喉嚨說。「好兒子。你的爸爸嗎……」說了這一句。淚珠兒忽然由眼眶裏。如斷線的珍珠一般。不住的流將出來。過了一會。又繼續說道。「好兒子。你的爸爸永遠是不會回來的了。」弟弟又苦著臉問道。「媽。怎麼人家都有爸爸。我的爸爸究竟到那裏去了呢。」他母親眼淚又隨著聲音流將下來說。「寶貝的孩子。爲何今天問起這話來。你媽心裏難過極了。可不要再來向我纏繞罷。」弟弟聽了母親的話。睜著一雙含著淚珠的眼睛。呆瞪瞪地望著。似乎還沒明白他母親的意思。不多一會。鎗砲聲又來了。仔細聽去。比從前益發漸漸地近了。小弟弟嚇得幾乎忍不住要哭。牽著母親手不肯放。這時母

親忽然失聲叫著弟弟道：「我：我：我的寶貝我：我的心肝不：不得了。那些殺人不怕血腥氣的丘八又要鬧到我們門上來了。媽的命怕要保不住了。只是我的心肝有誰來替我照顧。怎麼好呢。唉。只有想法兒逃呀。逃到那裏去呢。舅舅那裏罷。是早已不睬我們的了。唉。人情冷暖。世態炎涼。有錢時候。便來巴結你。沒錢時候。連正眼誰也不來瞧你一瞧。他們勢利誠然是勢利。但是還有什麼說頭呢。快快想法兒逃罷。逃到那裏是那裏。只要逃到沒有兵的地方就是了。」母親說到這裏。便牽著弟弟手向外面跑。弟弟忽然立住腳向他母親道：「媽。還有婆婆呢。」他母親說：「你走你的就是了。問婆婆做什麼。」弟弟頓時流下兩行小淚說：「媽。我一定要婆婆一同去。婆婆時常把糖我吃。如果婆婆不去。我也不去了。」這時婆婆聽了弟弟的話。心裏非常歡喜。而又十分悲傷。但嗚咽著道：「好兒子。你的小命要緊。婆婆已經是將要死的人了。你還是同你媽快些逃罷。」婆婆這樣說了幾遍。弟弟還是

不肯走。他母親將他一把抱住。直向門外飛奔而出。嘴裏還說著道：「要是再不走。你的小命是沒有的了。……」唉。這是說的那裏話呀。逃啊。逃到那裏去呀。不逃還罷了。一逃偏偏就不湊巧。脚步不過才跨出門口。劈頭便撞見三位丘八太爺。迎面而來。唉。在這時候。他母子倆的神色。是怎麼樣呢。做小說的一枝禿筆。實在描寫不出來。不過遠遠的祇聽得那三位丘八中。有一個年紀約莫三十歲左右的軍人。高喝一聲道：「幹嗎。逃到那裏去。」便見他母子倆嚇得縮頭藏腦。半晌不發一言。最後那三名軍人又相顧說道：「大哥。弟兄們幾天沒有東西吃了。再不動手。等待何時。」說完這句。三人彷彿飢鷹捉住小雞一般。兩步併作一步。走上前來。便橫拖倒曳的把他母子倆推進房子裏面去了。唉。可憐懦弱無能小弟弟和母親。那裏是那三人的敵手。唉。到了此時。小弟弟母親的心中。就是說刀剜箭攢。怕也形容不出伊的心裏難過罷。伊想：「我到這裏來已快近十年了。和自己丈夫親親熱熱地。不過

做了兩年多的夫妻。便此揮淚分別而去。現在不知他在沙場上究竟戰死了呢。還是依舊活著呢。唉。就是不死怎麼樣。難道還盼望他回來嗎。快些絕了癡念罷。反正我今天總是一死。與其我這清白潔淨的身子。聽人任意蹂躪。何不買其餘勇。奮起平生的力量。和這三個沒了良心的丘八。決鬪一場呢。」弟弟母親想到這裏。便抖擻精神。鼓著勇氣。定了一定神。把那兩道柔弱的眼光。移射到那三個軍人的臉上。哦。怎麼樣呀。不向那三個軍人的臉上瞧還罷了。怎麼一瞧轉反變呆了呢。呵呵。伊的面色竟發白了。忽然睜著一雙杏眼。右手指著那年紀約莫三十左右光景的軍人。失聲叫道。「你：你：你不是阿寶的爺嗎。唉……怎麼……怎麼……唉。」說到這裏。喘了一喘氣。又繼續說道。「唉。怎麼連自己人都不認識了呢。」軍人道。「胡說。好不要臉的東西。誰是你的自己人。不要說這些中聽的話罷。倘若再囉囉。我這把鎗同你是沒有客氣的了。」母親聽說。淚珠兒不住的簌簌而下。婆婆連忙走到軍人

面前。喘得上氣不接下氣的。向地上撲通一跪。過了半天。方才顫巍巍地道。「菩薩。我的三位活菩薩。請你們發些慈悲之心。救救小的命罷。你們千萬可不要鎗斃我媳婦和孫子。他們命要緊。要鎗斃還是把我鎗斃了罷。」婆婆說到這裏。躲在眼眶裏。幾滴枯乾的老淚。到這時候也被嚇出來了。那兩行淚便由眼旁邊皺紋裏。彷彿人走下扶梯一般。一級一級的流到嘴邊。又咽到肚裏。依舊九九還原。極寶貴的淚珠兒。終算是沒有犧牲在無益的地方。不過那軍人聽婆婆說話的口音。和嗚咽的泣聲。用耳去聽。用腦去想。却越聽越驚異。越想越癡呆了。他想。「方才那女人不是說我是阿寶爺嗎。唉。這阿寶究竟是什麼人。不是我的兒子嗎。那說我是自己人的女人。不是我的妻子嗎。跪在我面前。向我苦苦哀求的老婆婆。不是生我養我嫡親的老娘嗎。唉。我怎麼糊塗到如此田地。連自己親生骨肉都不認識了呢。唉。該死該死。」他想到這裏。又向婆婆臉上仔細瞧了一瞧。竟忍不住放開喉嚨哭了。叫說道。



琴譜說明 (續)

林履彬

亥 原字係「如一」兩字。一條按弦，和別條散弦，同時剔出，得相和的音。

魯 係「疊涓」兩字合成。彈法是同弦用先抹後勾，相連得兩聲。

杏 係「抹勾」兩字合成的。與疊涓同。

團 係「摟圓」兩字合成的。簡字。間弦中用勾抹各彈一弦，兩弦同時發聲。

尖 原字係「半扶」兩字。彈法和摟圓同，但此字用於泛音。(泛音詳下)

矣 原字係「全扶」兩字，用食中名三指，各彈一弦，抹勾打間時并發。

支 原字「鼓」字，一按一散，先剔後挑，次第剔挑使兩弦並響。

韶 原字「雙彈」二字合成的。即「鼓」的彈法。
合 原字「輪」字。同在一弦或兩弦上，用摘，剔，挑，次第彈出，連得三聲。

眷 原字「半輪」兩字用。名中二指摘，鎖剔先後彈出。
恭 「背鎖」兩字的簡字合成。彈法係於同弦上剔抹挑相連，共得三聲。

采 原「少鎖」兩字。即背鎖。
奈 原「短鎖」兩字。彈法於同絃上抹，勾，剔，抹，挑，相連共得五聲。

(未完)

售發館書印務商

的製編士博任元趙

片機聲留語國

期展價特

本館所出國語留聲機片發音
正確編制精當承各界爭先購
置第一批製片早已售完特價
亦已滿期惟因第二批新貨尙
在美國趕製不日即可運滬爰
將特價期限展至第二批
新貨到滬之日爲止藉酬
歡迎諸君之盛意現時訂購仍
照特價收款先給憑單一俟新
貨運到特價卽行截止屆時當
登報通告憑單取片有志研究
國語者請勿失此機會

全份八片

十六面

定價三十

二元

特價

二十元

機器大者

三十元

小者二十

四元

課本隨片

附送

荒服鴻飛記



第三十二回

綠印有靈頭顱無恙 歸鴻嘹唳遠樹葱蘢

那些山賊迴身過來。吳德溥退後一步。將肩膀靠着後面絕壁上突出的一塊石上。繞過這塊石頭。就是仄徑。知道動手的時候已到。不敢待慢。哈沙的手。早就插在懷內。看見山賊過來。握着拳頭。在懷內縮出。裝作向吳德溥身上掏摸。沒等他們近前。仍舊握着拳頭縮出來。將膀子舉得高高的。迴身向大眾叫道。這個人身上果然藏着金錢。給我搜到了。大家快來分罷。大眾聽着這個消息。歡聲雷動。哈沙將手中的東西。向平場上一扔。只聽得鏗鏗錚錚。錢幣銀幣。撒得一地。在日光中看去。煞是好看。那些山賊不

知是計。個個爭先搶奪。扭成一團。瓜分兩字。早已撇在腦後。哈沙取出一支手槍。遞在吳德溥手內。低低說聲動身罷。吳德溥接過去。順手一槍托。已經將一個山賊打倒。哈沙拔出匕首。向那個山賊刺去。却給他躲開。狂呼救命。吳德溥同哈沙飛步繞過那塊石頭。直奔仄徑。仄徑走盡。就是下峭壁的一條險路。却有一個隱蔽地方可以藏身。你看仄徑上的人跡。吳德溥教哈沙稍待道。這一處是很好埋伏的地方。他們一定要追來。我們在此守着便了。哈沙道。此時既還沒有蹤跡。大概他們還在那裏爭奪金錢哩。我們既已跑了這許多路。何不直奔廢壘搶馬去呢。吳德溥仔細看那下面的峽道。同壁上的仄徑。搖頭道。不妥。我

們還是徒步穿亂山走的爲妙。若從這裏下去，恐怕不能跑到廢壘。已經中道受害。說着，抬頭一看，叫道：他們來了。哈沙向仄徑上一看，果然有個山賊追來。仄徑路窄，任你山賊矯健，也只能一個個過來。這就是吳德溥同哈沙的機會到了。吳德溥舉槍向第一個擊去。彈丸到時，打個正着。那人身體僵了一幌，站立不穩，還想扶扶着牆，停一停。再想方法。不料腳下一鬆，一個倒栽葱，倒下山去了。吳德溥哈沙見那人下去，又有兩個人跟着奔來。雙槍並發。前面一個腹部中了一槍，蹲身倒在仄徑上。後面一個見不是風頭，一旋身跑回平場去了。哈沙得意非常道：我們已經將他們封禁平場上面。他們既不能從絕壁上山，又不能從峭壁下去。若是我們破廢些光陰在此地守着，他們爲飢渴所逼，不能不出來。要出來，非走仄徑不可。我們可以打他一個乾淨。吳德溥道：你不要拿得這般穩。他們都是山賊，爬山越嶺，是他們的本等絕技。若是他們知道沒有退步，仗着人多，儘可以搭着人梯，從壁上上去。話猶未

了。忽然看見有三個山賊，從仄徑飛一般的奔來。大概想避過彈丸，用短兵同他們接戰。虧得他們槍法高明，把那三人都打中了。一個也是跌下山去，一個倒在半道。一個不過受了傷，在仄徑上匍伏回去。那些後面瞭望的人，也縮了回去。好久不見動靜。大概是在那裏會議了。哈沙的意思，要抄上絕壁頂上去，向下攻擊。教吳德溥仍舊守住此地，以便將他們一鼓而擒。吳德溥不肯道：我們流血也流得够了。他們雖非良善之徒，却也是人類。我們又何必肆行屠戮呢。哈沙也只得罷手。兩個人向仄徑瞭望一回，知道沒有人窺探，隨即退下山徑。從亂石叢中隱僻地方下了峭壁，不敢往下向大道走。在沒有路的地方，向南方走去。一路上高低不平，還時有些巨石擋路，雖是難走，脚下却不敢放慢。十分鐘後，已到一條低岡，剛過岡去，看見高達人追來，趕緊伏下。原來高達人又派了幾個人從仄徑出來，沒有撞着他們兩人，知道是跑了，纔回去報告。糾合全夥隨後追來，到了峭壁之下，一齊站住，辯論起來。大

概有人說一定上壁壘去搶馬去了。又有人說決計不會的。辯論結果。分一半人上廢壘去探看。留一半在此守着。聽候消息。聽着他們講話的聲音。都是怒氣冲天的。儘賭着誓。要拿住這異教之人。同他的私黨。碎尸萬段。以雪此恨。這躲在岡邊亂石裏的吳德溥同哈沙。聽得清清楚楚。吳德溥低聲讚着哈沙道。你那撒錢的方法真好。哈沙道。我同他們交談了一夜。他們的嗜好。給我都探聽明白了。他們愛金錢的心。比愛他教主的心還強。所以我斷定有錢撒在地上。他們是一定要爭奪的。只是萬幸之主。我現在是同你一般的身無分文。這個就是我剩下來的財產。說着。在口袋中掏出一枚小銀幣來。吳德溥道。還好。我們的現錢都交給白朗帶去。到了那邊。就不怕沒有錢使。哈沙道。像我們這種人。錢多錢少。都是一般的。吳德溥道。現在我們所急需的。就是食品。此去離白達遠遠。恐怕跑到那邊。要變餓葷了。哈沙道。這種况味。我們不是以前沒有嘗過的。你不要慌。兩個人守了一回。見沒有動靜。爬下岡

去。站起來。向對面高原走去。只是這個高原。比那邊低。地形尤高。纔走幾步。已經給高遠人看見。喊聲大作。吳德溥道。不好。他們追來了。其實他兩人離那影山賊已在一里以外。山形迴抱。空氣輕清。所以覺得後面追兵的聲音格外近些。哈沙將穿的羊皮襖脫去。將圍的子彈帶分一條給吳德溥。將腰帶又束緊一些。吳德溥也將皮衣脫去。長行的人。要跑路輕捷。衣服應得少穿一些。所以他們如此。他兩人都知道這是生死存亡問題。決不可讓他們追着。並且還猜到必定已經有一部份山賊騎着馬從大路抄上前面兜圍。所以專取直路。簡直南行。不管有路無路。或者可以避去危險。哈沙忽然想起山賊是有火槍的。不免有些戒心。吳德溥道。不用擔心。他們帶着火槍。身上多添一些重量。跑起來格外慢些。至於說射擊的話。你聽見誰說他們會用火槍來。他們的軍械。是尖刀而已。你帶着錢嗎。我的給那個人同別的東西一起搶去了。你看現在什麼時候了。哈沙取出錢來一看。歎口氣道。還只得九

時。離天黑還要十小時呢。所幸他們同我們一般的沒有睡覺。吳德溥因爲今天黎明。至今已曾經過許多危險。所以覺得時候已經不早。只是看着天邊日影。同聽了哈沙的話。纔知道離天黑尚遠。所幸他兩人是飽經患難。從前在沙漠中亂山中。從阿富汗到紅海。一路上遇見種種敵人。都得脫身出險。他兩人的矯健也勝似高達人。無論飢渴寒暑。各種困苦。都沒有戰勝他們。所以現在這種境地。他們還是視作平常。兩人走盡峻阪。進了一條山峽。在峽中往前看去。峽外東南。隱隱現出一帶積雪的高山。正是曼尼雪山。山畔就是他們歸路。出了峽。地形又高一些。向後一看。後面山賊。還是追着。用散兵線陣式來包圍他們。到十一時左右。到了一條小河邊。此時日光漸到中天。熱度漸高。兼着地上返射過來的陽光。非常劇烈。逼得兩人喘息不已。揮汗如雨。看見這道小河。正同天賜救星。打量追兵一時還不能近身。跑到河邊。把凉水掬起來。洗一個面。飽喝了幾口。用衣袖拭乾水漬。覺得神氣漸蘇。喘息亦

定。仍舊還路。到正午時分。後面火槍響了一聲。迴頭看時。有三個山賊。已經追到半里以內。他們以爲距離既近。臨準亦易。所以放了一槍。却依然沒有打中。吳德溥道。我們快跑幾步。何如。哈沙道。可以。只恐前面還有些人攔着哩。果然到了前面平原上。有些山賊已到那裏守着。這處平原。有三四里寬。長却不上半里。虧得有些隱蔽地方。兩人遮遮掩掩的。居然給他們溜了過去。等到山賊看見。狂呼追來。已經不及。槍彈飛蝗般射來。也沒有絲毫損傷。山賊足力。又不如他們。所以不多一回。又跑出火綫之外。到了一座小山頂上。吳德溥看見山賊還在半里外追着。向哈沙道。照這般追。論不定要追上白達哩。這夥山賊好麻煩。哈沙微笑道。大概他們以爲你身邊還有金錢。所以這般苦苦追趕。吳德溥道。他們知道我還是生存。所以如此。只是我看他們要殺你的心。比要殺我的心還切。哈沙笑道。未必。你是個異端。我不過是個叛徒罷了。從那裏往前的路上。更沒有一些水影。泉是本來沒有的。溪澗都是乾了。

從大山腳繞過一個荒原。草木甚少。只有些荆棘障道。熱度愈高。地上又時有塵沙飛起。愈使人口中乾燥。他們忍着飢渴。努力前進。走了四小時光景。已經把山賊掉在兩里以外。到了一處山頂。哈沙取出錶來一看。叫道。還只四時呢。離天黑還有三小時。這般飢渴。真是難受。吳德溥道。你再把腰帶束緊一些。作爲已經吃過就可以忍了。話雖如此。究竟人非木石。任是兩人怎樣堅忍。也有些困倦起來。有一次走到一個小潭邊。水雖乾了。却見潭底泥上還有水漬。準是今天給日光晒乾。兩人見了。都惋惜不已。哈沙還開着玩笑說。長行的人。最好同駱駝一樣。腹中長個水囊。好免掉口渴之苦。還說下一世投胎時節。一定要向造物主要求一個。吳德溥笑道。人長水囊。是造物主決定辦不到的。若是你要來世變個駱駝。想來還容易。你既可以一般般有那水囊。我又可以有個坐騎。不是你我都滿意了嗎。哈沙也笑道。我猜你來世不是個俄人。一定是個高達人。說說笑笑。定一定神。又走了一小時。却沒有望見

山賊。到五時一刻時分。看見遠遠山岡上有兩個人影。隨後又上來三個。都往他們背後走來。此時遍地荆棘。路上更是難走。到走過那段難走的路。先走的兩個山賊。已經追到。離他們不上一里。虧得前面現出一帶綠樹蔭濃的高地來。兩人又將腰帶束緊一些。走上高原去。到了絕頂。迴頭看。只剩兩個山賊追着。其餘都不見了。高原那邊。是個山谷。谷中橫着一條西流長河。吳德溥指着向哈沙道。這是底格利的支河。哈沙道。我們不是循着河西去的嗎。這兩個山賊。不可讓他儘自跟着我們。究竟還要安睡一回哩。別的山賊。一到天黑。也未必再向前追。這兩個却要除了他。方纔他們可以安枕。吳德溥看那河流已在兩里以內。也知道這兩個山賊。不能任憑他們追着。哈沙的話。他已贊成道。這樣說。我們就在此地相待。說着。挑一個枝葉扶疏的矮樹下。同哈沙伏了下去。哈沙在口袋中掏出一件東西。握在手內。且不打開。向着吳德溥微微含笑問道。萬幸之主。你相信預言不相信。你相信聖教法物的權

力足以保護患難中人不相信。吳德溥疲倦已極。不知道哈沙搗什麼鬼。答道。不信。哈沙道。不是以前有個回教宣教師送你一枚教主戴過的指環嗎。他不是說得天花亂墜的靈驗。你現在還相信嗎。吳德溥道。喀善夫是假的。他的指環也未必是真。哈沙道。你不要亂說。你的性命不就是那個指環保護安全的。吳德溥道。他何嘗能保護我來。哈沙道。什麼沒有保護。你想蘇琪將他踹了一腳。那夥山賊。纔將他拿下。蘇琪拿下。我纔能將他助手殺死。他助手是山賊的領袖。領袖一死。你纔能逃命。所以這個指環是可以保衛人生命的。不然。真會這般靈驗呢。說着。哈哈大笑。將手放開。吳德溥俯首一看。那枚綴着綠印的指環。在他掌中。驚問道。怎樣會在你這裏呢。哈沙道。我因他從今

以後。可以當他是這一回冒險歷史裏的樞紐。所以從廢壘中出來時節。在假喀善夫指上將他脫了下來。現在物還舊主。還了你罷。吳德溥不要。仍舊教哈沙收着。說是預備將來要遇到緊急時候。還可以玩一回聖使。哈沙拿着那枚指環。仔細端詳一回。這時落照的光。從樹葉中射過來。正射在綠印阿刺伯文上。笑道。我來試試。說個預言好不好。吳德溥納罕道。你說。哈沙舉起食指肅然道。我預言不多一回。有兩個高達人要在此地身死。說着。撲刺一笑。將那枚指環依舊收入袋中。兩人在林中守候着。果然不多一回。高達山賊已經追來給他兩人殺了。知道危險已過。奔到河邊解渴去了。哈沙預言。果然是靈驗。（未完）

編者與讀者

編輯瑣話



世界文壇雜訊



三期刊登又不好。請高明的先生們。教我一個法兒罷。

四期五期的「銀幕上的藝術。」因版口排得太寬。不能裝釘。只得夾在書中。請讀者諸君。自己費點力。將那幾頁粘在該期的插圖後面。否則恐怕要失去。這幾部影戲。明年或者可以運到中國來。那時候諸君要找出來參考。就容易了。

四期中的「俠盜洛賓虎。」原名爲 Robin Hood。五期中的孤兒流浪記。原名爲 Daddy。當時忘了排在上面的本刊的兩部長篇。荒服鴻飛記。」和「妖髯縵首記。」快要登完了。以後想每期只登兩種長篇。不知讀者諸君以爲如何。還有一種短長篇。很難安排。一期登畢又太多。分二

日本文壇上，最有名的小說家有島武郎氏（日本音讀如：Arishima Takeo）於本月六日被人發現在輕井澤自己的別墅裏，和情人波多野秋子一塊兒自殺了。死時實在被發現前一月。

有島氏今年才四十六歲。原係札幌農科大學的學生。後在美國哈佛大學畢業，大正六七年（民國六七年）始嶄然露頭角於日本的文壇，現已成了日本文壇的重鎮。情人波多野秋子係有夫之婦，婦人公論的記者。兩人這回的情死，很成了一重大問題。對於此事的評論，有人謂

有島因死而達到愛的最上乘；也有人說他和有夫之婦姦通情死，很不合理；也有人說他對於兒子（有島氏有三子，長子才十三歲，但夫人棄世已久），不能說盡了爲父的責任。其中第二個主張，差不多全日本的女子高等學校的校長都是這樣說法。（有島氏的著書，很爲一般女子所愛讀。又有島氏的文章選入教科書中者也不少，所以一般新聞都把女子學校長的意思，一同登載。）於此很足以看出日本一般的思想所在了。

有島氏係一資產家，（死後產財整理，約有七十五萬元）但極爲第四階級盡力。他家鄉所有田地，去年全部都分送與佃戶。死後都下各新聞，均極爲同情。

憶秋生自日本寄

交 換



神冰先生天津RB先生大鑒蒙賜教心感無似因無詳細地址故未答覆特此奉聞

勁風

一般人對於翻譯外國小說，咸主直譯。此話固然不錯。如果我們所翻的小說，不能將原作的真境表現出來，又何貴乎有譯。然而反之閱譯本的人，所閱的究竟是中國文字。若全不顧漢文上原有的習慣和美感。結果使閱者發生不快。則其失誤也是相等的。須知有時原文的長處。一經直譯。或者就是漢文的短處。一味膠柱鼓瑟。則所表現的成績。亦不過晦澀生硬而已。所以我主張欲讀外國小說。則逕讀原文。不則置之。不觀我國古豔的聊齋。細膩的紅樓。彼西人讀了譯本。又有幾個能領略呢。

北京朱循若

我自從看了小說世界以來。平白地增了許多見識。琳琅滿目。美不勝收。其諷譏之作能警醒世人不少。而譯稿亦雅潔。所以我愛讀不忍釋手。

寓滬主人飽 七，二六，十二

我覺着本刊諷刺畫中的一篇「恥」實在沉痛得緊。不知讀者以爲善否。并希望小說世界中時常有這種畫出

現。

胡齊桂 七月二十五日

因為歡喜看小說。所以在忙裏偷閑。然而竟沒有一篇篇都過目的緣份。因此只好揀幾篇合胃口的看看。倘若每篇題目上能够加四個小字。標明是愛國小說。或是某種小說。豈不是可以隨意一揀就得寶貴的光陰。也可少費一點。

作者精心構撰一篇小說。看的人常有不留心他精意的地方。編輯先生倘肯在題目後面加上一行附識。對於看的人。不更有益麼。

小說當中每有幾句譯音。很費思索。作者或編者能并註其義於下。如模特爾(模範)省去無謂的思索不少。

浙澤經淞銓 一九二二、七、念六。

我在初幾次投稿的時候。希望篇篇都把我登出。誰知隔了一個多月。一篇都不曾登出來。我知道是失敗了。但我想起「失敗乃成功之母」的那句話。所以並不灰心。仍舊

努力作下去。覺得比前進步了許多。於是又把稿子投到各報館去。果然不到幾天。都登了出來。 武昌林梓春

小說世界的三色銅版插畫。精美極了。若把他裁下來。配以鏡框。不特省錢。而且比平然市上買的名畫好得多。諸君不妨試試。只可惜有幾頁很好的。如三卷三期中的「美人與名犬」。却印在封面上。那就不易裁取了。以後有好的名畫。請編者先生。還是放在裏頁罷。 俞千芳

我很愛小說世界。我尤其歡迎特刊。不過我經濟很困難。僅僅手訂了半年。本刊是由一卷七號寄起的。應派至三卷六號止。我接到大概總在下禮拜五或六。我到辦事處是九時。惟星期五或六總延長兩個鐘點。守收到了親自拆開。(不敢假手於人。怕把封面污了。)縐紋理直一頁一頁的翻着。如有字模糊的。用筆政改。然後每篇逐一的翻閱。這是我對於小說世界愛護的心。

秦縣西倉街周稗芝 七月十九日

商務印書館代售

農商部地質調查所印行

農商部技術師

瑞典丁格蘭博士編謝家榮碩士譯

發售預約

中國鐵礦誌

樣本
承索
即寄

▲全書二厚冊中英文均備

▲附彩印礦區地質詳圖一巨冊

▲上册及附圖本年七月出版 下冊明年一月出版

全書定價

十六元預

約十二元

元陽曆

八月底

截止

郵費國內

六角國外

二元

是書詳載各礦之地形·地質·礦質·礦

量·以及交通狀況·發見歷史·及採鍊

工程等凡各省鐵礦公私新舊調查之材

料搜集靡遺上册載直魯晉豫及東三省

等鐵礦下冊載鄂湘贛皖蘇浙各省鐵礦

於安山站·本溪湖·龍烟·灤

州·金嶺鎮·潞澤·平定·大

冶·鄂城·城門山·桃冲·鳳

凰山·各礦尤為詳盡

發售處

北京農

商部地

質調查

所圖書

館

各省

商務

印書

館

館

館

兩位小朋友及嬰孩自己藥片

在廈門有患蛔蟲治愈及出牙各症安舒者
 福建廈門醫官林壽聊先生來示云小女因乳食
 不足致得疳症逐日作病旋起旋愈中藥雖有見
 效實不便至極且愈未數日病又再作但見服治
 標之藥不能進調補之方延至十六個月衰弱已
 甚面無華色遂於十七個月起服貴藥片每日六
 片服訖兩瓶即下疳蟲兩尾漸有轉色服至一個



月諸病盡愈面色亦
 佳飲食大進肚大全
 愈青筋亦退大便照
 常即能行走尤奇者
 小女自七個月出牙
 兩個八個月又出兩
 個於是即停至十七
 個月尚未再出服藥
 片後現今十八個月
 又出四齒兩牙或見
 貴藥片之功效實難盡述也姑草數語以告尊聽
 祈黏附廣告之末以證貴藥片之靈該照片上左
 邊是小女右邊是舍親洪天景之子英才舊年云
 要寄相片致謝藥片之靈即是此君如尊處無從
 購買嬰孩自己藥片請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
 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
 可也每六瓶三元郵力在內

燕爾新婚者之忠告

百輛盈門宜爾室家夫婦好合為倫之始詩所
 稱和樂且耽者也為夫者當愛及其妻室為妻
 者當顧及其夫君互相恩愛有鸞鳳和鳴之樂
 韋廉士紅色清導丸能使夫婦康健快樂百病
 莫侵因此丸能治大便祕結肝經失調等患故
 也倘或閣下與尊夫人有腸胃不舒等症清導



丸一經試
 服能令逐
 日大便有
 序身體清
 健爽適矣
 如患胆汁
 不調疾病
 頭痛或痔
 症痛苦試
 服清導丸
 立即大便

通暢安適且使皮膚光潤口氣芬芳可免痢疾
 腹瀉之虞是丸之功力對於老年人與閣下等
 無或少異也閣下如欲購備一瓶紅色清導丸
 於家中緣尊處無從購買祈即寄郵票大洋六
 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
 班郵奉一瓶可也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閣下欲在中國新
商業中佔重要
之位置乎？



大陸報載近日中國紗廠多數失敗因管理不得其人之故其實紗廠不過失敗之新營業中之一種中國商業隨在需人 閣下有志於新商業今日即奮鬪之時奮鬪之方法唯何即立志研究商業之新智識是也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函授學校添設

商業科

預科已經開辦以淺顯英文教授最新之商業智識此即閣下奮鬪之利器請即函索簡章為要

本社投稿簡章

-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間亦酌用文言。
- 二 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若干亦請書明。
- 三 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及地點詳細，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請將原文明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詳細敘明。
- 四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 五 請書明何科何級，聽投稿者自定。在校者投寄之稿，請隨件附寄退稿信封一個，寫明投寄者住址姓名，並郵資若干（貼在信封上）。
- 六 原稿如來稿可則用附來信封回信，否則將原稿於二星期內退還。
- 七 投寄之稿，俟揭載後，酌致薄酬如下：
 - (甲) 現金。
 - (乙) 書券。
 - (丙) 本雜誌。
- 八 投寄時，若其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同時聲明。
- 九 投寄之稿，本社會未揭載後，其著作權，為本社所有。若稿本經揭載後，已先在他處發佈者，恕不致酬。
- 十 願寄之稿，本社會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請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內，請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小說世界社收。

地(790)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Commercial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二年八月十七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武昌葉勁風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漢口

杭州蘭谿安蕪蕪湖南昌漢口

商務印書館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加坡

郵章如有改動應照比例增減	表費郵		表價定	
	國內(堂古新舊除外)	本地	定	預
郵費	本埠	名	全年五十二册	每週一册
日	本埠	二卷十三册	半年二十六册	一册
會費	本埠	一角三分半	二册	數現款及免票一册
各埠	本埠	二角七分	元	元
門牌	本埠	五角四分	二元二角三分	元
八	本埠	八角	四元二角	元
角	本埠	一元六角	三元二角	元
一元六角	本埠	三元二角	二元二角	元
三元二角	本埠	五角四分	二元二角	元

(小說世界)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背痛

背痛為腎病初兆急宜
 服對症之藥以速其愈
 否則釀成痼疾此丸主
 治甚宏而於背痛最靈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每瓶洋一元四角每打十四元
 上海北京路兜安氏西藥公司啓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